

★編主音嘉黃★

健全婦女生活



促進家庭幸福

期三第

目要期本

戰時婚姻的命運——黃嘉歷
 家庭療養院——余新恩
 吳貽芳博士——朱瑞珠
 女志士自述——葉冬心
 青年問題顧問處——林友蘭

繼母——沈時萱
 小兒科病房的教育——蘇會祥
 時下流行兒童病——劉滄慈
 克克克口吃療法——小味
 鼓勵兒童好奇心——劉本立
 對白帶應有的認識——劉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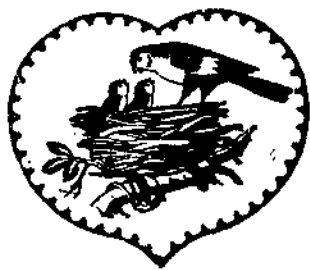
- ★政 家★
- ★教 家★
- ★交 社★
- ★愛 戀★
- ★偶 擇★
- ★姻 婚★
- ★嬰 育★
- ★健 保★
- ★童 兒★
- ★理 心★

士博芳貽吳

號月三年五十三國民

行發社誌雜家

號八十弄二三二路培爾亞海上



編主音嘉黃

編主 德音 嘉黃

編主音嘉黃

家 西 風 光

刊 月 半 刊 月 刊 月

定閱辦法

- (一) 自由定戶每戶預付定費五千元，多交聽便。
- (二) 來函請用正楷書明姓名地址及起定期數，以免誤寄。
- (三) 郵費包紮費由定戶款中照扣。
- (四) 定費將用完時由本社專函通知續定。
- (五) 外埠定費請由銀行或郵局匯出。郵票代洋九折計算，函寄現款倘有遺失，責任由寄款人自負。
- (六) 來函請逕寄上海亞爾培路二二三弄十八號西風社光半月刊社或家雜誌社。

定 戶 四 大 利 益

- (一) 每期出版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二) 自由定戶儘先提早寄書。
- (三) 本社出版或總經售書刊一律按照上海定價九折優待。
- (四) 自由定戶委託購買外版書籍，來函註明定單號碼，即可享九折優待利益。

歡迎 定閱 介紹 優待 批發 經銷

西光家 風半雜 月刊誌 社社社 發 行 上海亞爾培路 二二三弄十八號

★ 號 月 三 年 五 十 三 ★ 錄 目 期 三 第 家 ★

論	社
敬勸愛花人……………歐麗(二)	日本婦女的抬頭……………黃嘉音(二)
戰時婚姻的命運(社會)……………黃嘉歷(三)	歐洲婦女打勝仗……………柏何華(二)
家庭療養院(衛生)……………余新恩(六)	
小兒科病房的教肓(教育)……………沈詩萱(七)	
青年問題顧問處(通訊)……………林友蘭(九)	
吳貽芳博士(人物)……………朱瑞珠(一一)	
艾德禮夫人(人物)……………沈毓剛(一三)	
女護士從軍記(職業婦女)……………黃筱蘊(一四)	
法國女志士自述(自述)……………葉冬心(一七)	
身材常識測驗(生理)……………朱綺(二三)	
對白帶應有的認識(疾病)……………劉本立(二四)	
時下流行的兒童疾病(醫學)……………蘇會祥(二五)	
克克克口吃(心理)……………劉淪慈(二七)	

白	補
家教一得……………劉思森(三四)	同笑共樂……………夢谷輯(一〇)
探望新生嬰孩誠條……………沈冰燕(三七)	家讀者測驗……………編者(二六)
	不要亂下禁令……………賈鑾(二八)
	煉鋼發出的火花……………童清清(四〇)
	救救這對痴孩子……………黃翰雲(四〇)
	小圍嘴設計(女紅)……………蕭淑芳(三九)
	華女自述(自述)……………黃寶蓉(三八)
	盟軍市場售貨女郎(職業)……………左君(三五)
	花團錦簇(國藝)……………周錚(三三)
	鼓勵兒童的好奇心(心理)……………小味(三一)
	發明家的黃金年齡(統計)……………余範(三〇)
	繼母自白(家庭)……………仁華譯(二九)

活 生 女 婦 全 健 ★ 福 幸 庭 家 進 促



日本婦女的抬頭

黃嘉音

在全世界的婦女當中，地位最低，受壓迫最厲害的，要算是日本婦女了。自從日本建國以來，日本女人就始終低男人一等。在家庭中，日本婦女處於傭僕的地位；在社會上，日本婦女是無地位可言的。

自從日本投降，盟軍佔領日本本土以後，日本的首要戰犯紛紛就逮，軍閥和法西斯主義者消聲匿跡，民主的空氣逐漸濃厚起來。由於麥克亞瑟統帥賢明的措置，和鼓勵，以及美國民主風氣的侵入，日本婦女逐漸醒覺，參加社會和政治工作者大量增加了。日本婦女將於今年四月裏，得到有史以來第一次

的選舉權。

由最近各國的報告看來，在婦女初次得到選舉權的國家中，婦女往往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大的力量。法國此次婦女首次參加選舉，投票的公民中婦女就佔百分之五十三，同時在國會議員的候選人中，婦女也佔了三十二席。

根據最近戶口調查的統計，在此次大選中，日本婦女的有選舉權者，將比男子多二百七十萬名。所以日本婦女在此次民主的選舉中，很可能左右日本的政治，發生一鳴驚人的結果。

日本婦女抬頭了！



歐洲婦女打勝仗

柏何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女人放下了針線，拿起了槍桿。自從歐洲獲得解放以後，歐洲有幾個國家女子的地位，已經超過了進步的美國。她們在反抗納粹的戰爭中，贏得了自己的地位。她們以自己的力量證明男女的平等。歐洲女子的解放，是靠她們自己不斷努力得來的。

有幾個過去女子沒有選舉權的國家，現在她們戰勝的地位已經非

常穩固。

最近在巴黎召開婦女國際會議中，更可以明顯的看出這一點。在這一會議中，有三十五國的婦女出席。

法國女子在第一次總選中所獲得的席數，比已經有了差不多二十年參政權的英美婦女為多。法國女子第一次投票選舉，她們在法國議會中佔了三十二席。英國國會中女子佔二十三席，美國國會中，女子

只佔六席。

在納粹的佔領下，法國女子和男人一樣地冒險工作。她們往往選擇最困難的工作——運輸軍火，因為女子比較不受注意。年輕的女子多擔任護送美英飛行員的嚮導，從一個法國城市轉到另一個城市。在火車上，說一句話，就可能受到酷刑或死亡。納粹的魔眼密佈各處。她們機警，堅毅地擔負起這件艱難的工作。

東歐的婦女本來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現在南斯拉夫的女子已經



敬勸愛花人

歐麗

有一位青年主婦，當丈夫的面前向人家埋怨丈夫很少像婚前那樣帶她去看電影。丈夫辯解說實在是因為公務太忙，無暇及此。妻子反駁說，『要是在婚前，就是公事忙也會抽出時間來請我出去看戲的！』丈夫聽到這裏臉紅着臉笑笑，回答不出甚麼話來了。

這一對夫妻的感情一向是很好的，就是現在也是很好。這位妻子半真半假地說這些話，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妻子一天到晚在家裏管理家務和小孩，一天又一天，環境始終沒有改變，逐漸感覺單調乏味，需要娛樂的調劑，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勸這位丈夫還是忙中抽

完全和男子平等，他們有同樣的機會，同樣的待遇。沒有一點受歧視的現象。有一些英勇的農婦，她們參加反抗納粹的游擊戰，現在是南國國會的女議員。她們不是賄選，也不是豪奪，她們以自己勇敢的行爲，獲得被尊崇的地位。

蘇聯的女子是自由的，與男子完全平等的。一位蘇聯的女將軍說：『蘇聯女子不是擔任紅軍的輔助隊，她們是紅軍的一部份。』在許多職業部門中，都有女子參加的。

閒，隔相當的時候就陪太太去看一次戲。每星期在業餘的時間中抽出兩三小時去看電影，這不但不是辦不到的事，而且應該是輕而易舉的。

有許多丈夫在結婚以後，就忘了過去求愛時期的一切。認為妻子既然是『自己人』了，又何必請看戲，請吃飯？當然，這有許多時候是由於無心的疏忽，但這樣小事的疏忽，有時是得付極鉅的代價的。愛情好像一株花，要它鮮艷挺秀，必須時時加肥，時時澆水，不斷地注意愛護培養。就是結婚以後，也不能例外。

敬勸愛花人，澆水務須勤！



戰時婚姻的命運

黃嘉歷

美國心理學博士 Samuel Tenenbaum 原著
譯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國水星雜誌

據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婚姻及家庭問題專家，華勒博士，在其死前不久估計，認為美國的「戰時婚姻」，有三分之二，勢將歸於破裂。他又預言，在戰後的最初數年，全國的離婚率，在每百起的結婚中，將達三十八起之多。另一方面，依照薛柏勳博士調查的結果，證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締結的婚姻，僅有百份之五可稱為幸福的結婚。

由報紙上的消息，私人的函件，非正式的調查和法庭的記錄，可見婚事的趨勢，正跟着這預言走。在國內已經有妻子了的某美國兵士，和英國一個酒館侍女生了一胎三孩。在柏林有原籍芝加哥的某上尉，和婦女輔助隊的一位女子，經辦理民事禮式之後，即將在德京某教堂舉行婚禮，忽被自稱為該上尉的妻子，有了兩個孩子的憤激婦人來電阻止。在駐歐美軍某師中，平均每日有士兵五人接到他們的妻子的函件，要求離婚，或正在進行離婚手續。另一師中有被妻子遺棄的兵士組織了一個「心碎俱樂部」。

研究戰時婚姻不安定的情形，對於湊巧在戰時結婚的，或在戰事爆發前結婚的，與直接因戰爭而發動的「戰時婚姻」，必須加以分別。自然，一對夫婦根據愛情，共同利益，及不祇是由一次週末的認識而互相了解的結合，不管婚禮是何時

舉行的，當然會較有成功的希望。問題是在乎當戰雲密佈之時，增加統計數字的那種結合。它們所佔的百份率為數亦不可輕視。

一九三九年美國有一，三七五，〇〇〇對的男女結婚。一九四〇年一躍而至一，五六五，〇〇〇對。是年八月至十月，國會討論並通過挑選軍役法的時候，在二十六州中的結婚，比一九三九年同時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在紐約，八月的婚禮，比前年增加一倍。這不過是開端而已。真珠港的被襲擊，引起結婚的狂潮。華盛頓州西雅圖城的結婚數目，比一九四〇年增百份之二九〇，紐約增加百份之八十。一九四二年美國的結婚達到空前的最高潮，結婚共達一，五八七，〇〇〇起——每千人之中，有一三·二對新夫婦。

婚姻與商業盛衰的關係

戰前結婚蓬勃的原因，是不難體會的。差不多不論何國，在備戰之時，就造成商業的興盛，而結婚和商業盛衰却有連帶的關係。當景況惡劣之時，愛神是很難有用武之地的。例如一九三二年，結婚僅有九八一，九〇三起，不景氣過後的一九三七年，則有一，四三八，〇〇〇起。（離婚和商務的繁盛也有連帶關係；當商業凋敝時，夫妻便相依相守。他們需要安全，並且不敢冒新

的險。當商務蓬勃時，離婚法庭就生意興隆，夫妻都願意冒新的險。）

第二，戰爭促成居民的大規模移動。青年人離家，到新的都市去，造成新的結合。男女青年被寂寞所刺戟，覺得他們互相需要，所以在許多雨後春筍似的防區城鎮，結婚都畸形地增加。此外，還有不知確數的男子，或者由於其父母的要，或由於本身的恐懼，都趕快結婚，作為免服軍役的一種掩蔽。

到了戰爭來臨，一種新的和奇異的心理瀰漫了全國。慣例，習尚和價值都被拋棄了。男人被召入伍之後，家庭破裂了。一種緊張，勉強和不安的意識，產生了一種新的心理觀念。認為凡事得過且過，每一個人的行動，都好像是在參加大規模的化裝跳舞會。對興奮和冒險，認為是一種酬報，戰爭造成一種對性的病態行為。惡習增加，賭博盛行，舞場及夜總會均告客滿。男女——甚至在十幾歲的人——都養成一種「最後縱樂的心理」。在紐約市，自十五歲至十九歲的人，花柳病最為普遍，在西部某城犯罪女子的平均年齡，由十七歲降到十三四歲。

甚至傳統的求愛，在戰時都帶着一種速成的姿態。戰爭促成成熟，但是破壞了安全。青年人追求結婚及兒女，希望能夠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固定和安全。這種的心理狀態，因營幕生活而益敏銳，使兵士渴慕女人做伴侶。他需要女人的愛去支持他的自我，他的個性已經被兵營的團體生活所摧殘和禁錮了。

在這種混亂，充滿火藥的氣氛中，惶惑的男女青年，結婚件數之多，和時間之快，都是破記

錄的。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在跳舞會認識了；他們繼續見面二天；女的就離開學校和男的結婚了。另有一個中學的女學生——施展其手段籠絡一個男生告假，並誘他娶她，因為「所有別的女子都這樣做」。又有一對青年男女，陪同一對要結婚的人到市政廳去，忽然心血來潮，決定要四人同時舉行婚禮。

這種拼湊式的求愛，主動的總是女子，戰爭破壞了傳統的程序。在史蒂芬大學主持婚姻與家庭課程的賓滿博士說，有一位軍曹對他說：「蘇是個漂亮的孩子，我真是愛她。但要是我們真地結婚，我倒有點兒厭怕。」問他爲什麼，他驟然痴笑說：「我也不大曉得，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我們沒有做甚麼可恥的事，但是我們不僅在前廊親嘴。以後蘇認爲我們就要結婚了，她是太好了，使我無法和她爭論。」

女子年齡與結婚機會

問題並不簡單。倘若要教勸一位在戰時將做新娘的，將其結婚展期，她能够列出許多重大的理由來支持她的願望。戰後對丈夫的競爭勢必尖銳，要是她不在現在俘獲她的男人，她就是終身等待也不能結婚或生男育女。

女人每增一歲，她的結婚機會就愈纏綿。據美國東南部調查統計的結果，就可知道女人結婚的希望，隨着年齡而每况愈下。二十歲時結婚的機會是百分之八四·三；二十五歲是百分之六七·六；三十歲是百分之四二·六；三十五歲是百分之一九·七；四十歲是百分之九·五；四十五歲只有百分之三·二了。

這些數字是平時所編製的。戰時的差數自然益增。第一次大戰之後，歐洲多數國家適合結婚年齡的男女比較，是男子八十二人配女子一百人。一九一九年法國婦女比男子多二百二十一萬四千人；一九二一年法國女子多一百二十萬七千人；英格蘭和威爾斯，女子多一百二十萬九千人。據美國賓蘇凡尼亞州立大學阿當思博士預言，無論如何，美國適合結婚年齡的婦女，有二百萬至五百萬人因男女比例的不平均而淪爲老處女。此外，有一個重要的真理：男女在不安定的戰爭中，男女都需求一種能鞏固心理安全的穩定的婚姻關係。他們需要「歸宿」。

無論直接促成結婚的動機是甚麼，戰時奇特的婚姻有相當數目是不值得去保全的。像下列這種方式是很普遍的。一個不上十九歲的水手邂逅了一位不止三十五歲的酒館女侍者，只喝了幾杯酒，便於第二天娶她了。一位大學女生和一位她不會謀面的兵士通訊。當他要上船的時候，她在鐵道分叉點相會，就地結成夫妻了。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在某次舞會中遇着一個兵士。在四日間他們形影不離，到了第五天他們結婚了。後來她接到丈夫的信說：「這完全是一種錯誤。對不起。我在這裏邂逅了一位女子，她比我的生命還要寶貴……」密德勃現在再跟別的男子出外去了。

另一種的戰時婚姻完全是惡意的。在邊陲的村鎮，給軍人妻子一個月五十元的津貼，已經足以扶養她的全家了，有時這就成爲結婚的唯一誘惑。追求這種津貼最熱切的是離婚的女子，尤其是與前夫生有子女的女人。有一位有三個孩子的

女人誘了一位軍人，每個月得一百二十元的津貼，且無須納稅。有一位胆大妄爲的巾幗鬚眉，據說已經勾引了十三位入伍軍人，得到十三份的津貼金。另一位女人專向駕駛員，轟炸員進攻，因爲他們被派的都是危險的職務。

要是受戰爭的惡影響的只是那種不負責任的，歇私底里的，和存心勒索的婚姻，那也就沒有甚麼損失了。但是戰爭也破壞了正當的婚姻，甚至結婚已久的也受其害。分離對於家庭是不好的。新的經驗使人變了之後，他們有時愈離愈遠了。

軍隊的生活是團體的，呆板的，不大負責任的。兵士們看見殺人，也被殺死。他們勢必喪失婚姻快樂生活所需要的溫和。在性的方面，他們變成冷酷的，歡喜輕佻的，下流的或商業性的女性關係。自獨立戰爭時代起，父母們視退伍兵爲不受歡迎的求婚人。

戰時的妻子也有顯然的改變。希伯來的古諺說：「在沒有男人的地方，你自己做男人罷。」戰爭普遍地使人較可靠和獨立。他們對於丈夫採取的態度完全兩樣。她們不再「有飯吃」便對男人那樣順服了。紀元前三世紀羅馬兵由潘尼克戰役回來時，埋怨女人不肯將暫時委託她們掌管的政治和農務權柄交出，實在不無理由。

更有甚的，恐怕是由於隔離而產生的心理上的轉變。軍人過着陰暗，污穢和受管束的生活，就想他的妻子像神仙那樣遙遠，看他的家像空氣那樣淡薄。

薛柏勵博士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時新娘有種種的訴苦：「我發現很難和他親熱；他不

像他出征前那樣認識我。」「他不能確定他是否愛我。」「他歡喜和許多別的女子跳舞。」「他現在不要兒子了；他說他要稍為玩一個時期。」「他已經改變了，而我也改變了；我想我們不能……」

就是結婚較久的夫婦，也不能完全脫離戰時盛行的男女雜交。至於戰前許多基礎不穩固的婚姻，因為被迫分離，變為造成解除夫妻關係的一種良機。

美國的離婚洪濤

離婚的河水已經開始在流了，但是離婚的洪濤還沒有到呢。只有到了戰爭之後，離婚率才步步高昇。當普法戰爭時，法國的離婚大見激減，一八六〇年為二，三三三起，一八七〇年僅一，八九三起到了一八七一年減至一，一七一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情形也相同，以一九一三年為一百計算，一九一五年法國的離婚率跌至十三，四年之後，才升到九十二。在德國的離婚率向來是一直上升的，在一九一一年，每十萬人之中有二十四起，至一九一六年減至十五，但在一九二一年離婚的指數升到六十三。一九一七年美國的離婚率，每十萬人中有一二〇起，到了一九一八年（多數的美國軍隊還沒有回來）減至一一二起，直至一九二〇年才增至一六〇起。

戰時離婚率低落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男人在軍隊裏是不能提出離婚訴訟的。還有更加重要的，肉體既已隔離，就減少了夫妻間的緊張，磨擦和激怒。

還有一層，在某種情形，戰事能够把家庭暫

時維繫着，而不致使其分裂。婚姻往往被共同的憂慮和困難所支持。最後一點，戰爭雖然是毀滅性的，但是對於一個國家，却有一種療治的效力。個人都專心致志於軍役。在普遍龐大的犧牲中，對於瑣屑的憂慮他們就恥於啓齒了。

因此在表面上，婚姻是平穩的了。但是一旦戰事結束，水堤一決，離婚的洪流便一瀉千里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某法庭對於幾千起請求離婚的夫妻發表感想說：「愛國心是一種有價值的情緒，但往往不是一種正當的情緒可以建立幸福和永久的婚姻的。在戰時各國到處肆

無忌憚的鼓勵的戰爭新娘狂，現在結出其惡果了。這些倉促的結婚，現在已用迅速的離婚結束了。」

某專家會這樣說：婚姻的奇蹟不是有了離婚，而是有這麼多的夫妻，在這樣長久的時間內，能够這樣密切地共同生活着。一切的徵兆顯示，剛由戰場回來的男人，都在渴望着有安定的家庭，婚姻和兒女。因此，戰爭雖能暫時動搖及顛覆婚姻，但是畢竟能够消除戰爭的心理恐怖者，却也是婚姻。

天真話

(一) 寫白字

考罷國文，永新回家向母親說：「媽，我今天國文考得不好，寫了好幾個白字。」小妹妹聽見了這話，連忙說道：「那你為甚麼不把墨磨濃一點呢？」（姜彩文）

(二) 小老頭

好幾年過去了，洪鵬看起來仍是那麼一點高，有人對他說：「洪鵬，如果你再不長高，準會變成一個小老頭了！」

「那才好哩，」洪鵬立即回答道：「到那時，我把小鬍子一刮，坐車祇用買半票。」（姜彩文）

(三) 和尚的嘴

六歲的小弟跟爸爸媽媽到蘇州西湖去玩，他們也到廟裏的廚房去參觀，看見了巨大無比的飯鍋，又寬又深。

在回上海的路上，他忽然問道：「媽媽，和尚的嘴有多大？」（陶彬彬）

(四) 不甚歡迎

爸爸離家已多年了，每當小靖國頑皮時，四姊便恐嚇他道：「你這樣頑皮，等爸爸回來時，我一定告訴他打扁你。」因此，在小靖國的印象中，爸爸一定是個兇不可當的人。有一天他悄悄的對媽媽說：「媽，你快點寫信告訴爸爸不要回來，每月只要寄點錢和糖果就行了。」（姜彩文）

(五) 大大有補

阿芳的爸爸是個身不滿三尺的「星頭」，為人好談諧。某次，他買了一瓶酵母素，每天照服。一天，有人問他說：「你吃這個幹甚麼？」他說：「啊，吃了大大有補的。」阿芳聽見了認真的問道：「是不是吃了會長高的？」（姜彩文）

本刊歡迎父母投寄「天真話」。請把你的孩子所說過的天真話，所做過的天真事寫出來，我們當樂為在「家」中發表。



家庭療養院

留英肺外科專家 余新恩
上海工聯醫院院長

若果我們有着一種理想的照相機，能隨着衣服將肺影拍攝下來，又能在兩三分鐘內洗曬出來，而就可以立刻斷定有無肺病，如此，其能有助於防癆治癆的工作，必甚偉大。若果我們拿着這種照相機，跑到每個火車站和輪船碼頭，去拍攝每個到上海來的旅客，我相信在其中立刻可以找到許多是有肺癆病的。

肺癆既是一種傳染病，照理應該與衆隔離。那末爲了上海市民的健康起見，我們應該將所有肺癆的旅客立刻隔離起來，免得輸入更多散佈傳播肺癆的種子。但是，事實上，這件事是絕對辦不到的。一則旅客來到上海，都是有要事的，私事公事，誰都是急急的要步出車站或碼頭，迅速的奔向目的地去。若果因他們有肺病不許入境，或是立刻將他們隔離起來，這在人情上也是說不過去。二則就是旅客深表同情，尊重上海市民的健康，願意被隔離，但是在上海能有多少隔離的所在？以上海最近數年的情況來說，每年死於癆病的，十萬市民中約達四百人，若以上海的市民四百萬計算，則死一萬六千人。平均每十個癆病患者死一人，以此類推，可知平均每年上海有十六萬人患着癆病。若要將所有癆病患者隔離起來，則需有十六萬張病床。但是上海一共也不過有二三千病床，而且是爲各種疾病用的。所以要

談到完整的隔離，則非事實所容許。因此，許多癆病患者，祇好留在家庭裏，家庭也就無形中變成療養院了。家庭療養院雖不能與真正的肺病療養院比較，不過事實既是如此，我們希望它也能有如家庭教育一樣的風格；子弟雖不能入學校，但在可能範圍中，給以正當的家庭教育。同樣的，病人雖不能入療養院，但在可能範圍中，予以正當的家庭調養。

關於這，有兩點是需要注意的：

療養院多半是設在高山及風景美麗之處，這使需要長期調養的病人，精神爲之一快，藉此也可促使病情的進步。但在家庭裏，豪華的自屬極少數，普通的也就是個亭子間。開窗外望，所見的不是高樹秀水，而是些對過人家的破屋簷，晒着的襪子，椅子，鹹魚之類爲點綴，所以精神上就第一個不痛快。這種環境的事實也無法改善，但祇求不要去加重它。不要在病人面前去怨訴柴米貴了，家庭不易負擔了等刺激的話。因爲病人正在怨恨自己不能起床去工作，去負擔這一切的責任。不要使他感到他是個無用的人，因爲這將遲緩他健康的進步，並將影響他對於自己的自信力。患癆病的人，多半是神經過敏的，所以應當避免這些刺激，同時應給他勇氣和鼓勵。不要讓患者多看富於情感的書籍。應當給以一種簡易的

手工做做，一則可以減少多用思想和腦力，二則也可以容易度過時間。在癆病的治療上，精神的顧到並不下於藥物的。

病人須獨臥一室，房內的佈置及設備，應當是簡單整潔的。不需用的傢具和器物，不要放在房內。一則東西多了，反而佔去空氣的地位，二則東西多了，容易迎塵積垢，不適肺部的衛生。窗戶宜常開，使新鮮的空氣時常更換。日光不能直接晒在頭上或身上，因爲有時會有反應，輕者發熱，重者咯血。肺部需要得着休息，故大聲呼喊高唱或作深呼吸均不相宜。

靜臥是最好的治療方法。此外對於營養需要注意。牛奶或豆腐漿，雞蛋，新鮮菜蔬等均爲富於營養的食品。藥品須經醫師指定，惟至今尚無特效藥。即使有一天專藥問世了，但是這些仍該爲主要的方法。因爲專藥祇能殺菌而不能增強抵抗力。

癆病患者既是在家庭裏療養，爲了不使同居者受到感染，有幾件事是需要履行的。祇需遵守實行，則與病人同居也無害處。像在英國的肺癆村裏，病人和家人小孩都同住村內，因防衛週到，沒有一個小孩患癆病的。

室內空氣的流通，是防衛中一個很重要的處置。癆菌將存留在空氣不流通的室內活躍侵襲。在一種背對背式房屋的住宅中，其癆病率較單幢房屋中的住民要高一二倍。在英國曾經找出這樣的一個事實：癆病率與家庭裏的房間數目成反比例。房間少，住的人多，空氣污濁不流通，感染的機會自然是很大。尤其是於對婦女們，因爲她們多半的時間是在室內的。所以需要流通的空

氣，使室內不存瘴菌。

病人用過的食器，應當煮沸消毒。瘴菌是非常頑固的。用熱水洗碗具，或用藥水來浸都不能殺滅瘴菌。最好的方法是煮沸。病人所用的碗具，自應分開而不要混在一起。

至於衣服，被褥，書籍，器具等，應當放在日光下曝曬。日光曝曬也是一種殺滅瘴菌最有效最簡便的方法。多多利用大自然來防衛瘴病。

處置痰的方法，最好是混合在木屑中焚去。藥水往往不足以殺滅瘴菌的。

對於嬰孩，尤須防衛感染。最好不讓他們時常去接近患病的人。有瘴病的母親，不宜親自哺乳。若僱用乳媽，須先檢查她是不是患瘴病的。若餵牛奶，須加煮沸以防牛結核桿菌的傳染。雖則維生素因煮沸而損壞，但可給魚肝油及橘汁等以作補充。

總之，與患瘴病的人同居，並不是絕對禁忌的。祇須遵法防衛，自無危險可言。同時也無須害怕，因為瘴病並不若天花白喉那樣的容易傳染。即使感染了，祇要抵抗力強，也不會患起瘴病來。因為感染是一件事，患瘴病又是一件事。每個城市裏的居民，因為互相接觸往來的關係，早晚都已是被感染了。由感染而會引起患瘴病的祇有兩種因素：(一)不斷的受到大量瘴菌的感染，這是因與患瘴病的人同居而不加防衛的緣故。(二)抵抗力薄弱，以致無力對付所感染的瘴菌。所以，祇要有適當的防衛，祇要在起居生活上加強自己的抵抗力，則家家戶戶都是家庭療養院。若果需要登記開設的話，我想每個家庭都可以合格領到執照的呀！



小兒科病房的教肓

沈詩萱

走出了四樓東面的電梯，十四號門口已站着一羣小病人，穿着不合身的白色睡衣褲，蓬鬆着頭髮。聽見電梯的響聲，他們飛奔過來，有的簡直想跳上你的身子，筆挺的圍裙上，就打上了一個烙印。在我的身上，祇要可以牽拉的地方，手臂啦，裙邊啦，都被佔領了，於是一連串的走進病房去。霎時間十四號充滿了早安的呼聲，幾個不能下床的孩子，聲音特別響，以補他們不能奔跑之苦。他們一則表示歡迎，同時亦藉此戲耍他們的嗓子。我一一的答覆他們，有時須說一次，兩次，甚至於三次。於是要跑到幾個斯文的小姑娘的床前，小聲的說，「X妹妹早。」



「吃過早飯啦？」她們也輕輕的非常簡單的回答你，「早。」

「是。」可是總陪着一個甜蜜的表情。她們雖不像男孩子那麼熱烈的招呼你，你却不能忽略她們。譬如吧，有一天早晨，魏妹妹噘起了小嘴，不愛理人，為的是在匆忙中，我越過了她的床位，沒有向她道早安。難說不是女孩兒心眼多，難對付。

每一格床位白的幕幃拉上了。他們在裏面等

着洗澡。能洗盆澡的大孩子，自己拿了應用物、肥皂、毛巾等等，跟着管他的「先生」到澡間去。在限定的兩小時內，洗完澡，鋪好了床。拉開幕幃，兩排整齊的小白床，輪着或是坐着一個個整潔又新鮮的孩子。

醫生來查病房了。除掉兒科的醫生，還有外科，眼科，或是耳鼻喉科的醫生們分班而來。自然的引起一陣嘈雜，有的哭，有的叫。很多的醫生，總要先與孩子們玩個够才開始工作。有的孩子，為要想得到注意，玩出種種的把戲，讓你不得不看他，也不得不笑，甚至使有的實習醫生無心聽講。需要治療的孩子，除非病得很重，或是年齡太小，在事先總是好好的向他解釋。有痛苦有如注射，換藥等，我們都誠實地告訴他。譬如說，「針打進去有點痛，不過你數一，二，三，就完了。」

讓他有準備。這樣孩子雖仍是因痛而哭，但是他們並不亂動。待手術完畢時，就誇獎他，使他滿意。能够明瞭的兒童，我們簡明的告訴他這些治療對他的意義。醫生與護士全用合適的態度，在

這方面要得兒童的合作是不難成功的。我們不憚，不強迫，更不欺騙。

一個戴着白色高頂帽的漢子，身圍白裙，軋軋的推着笨重的餐車進來了。第三床的寶寶纔是第一個叫，『飯也要。』『飯也要。』其實他是說，『飯來了。』那個廚子很得意的翹起大姆指，『今天又吃冰淇淋。』每天他就是急於報告這天的點心是什麼。無疑的，他是孩子們最歡迎的人物之一。這時能够下床的孩子，急急的在每人櫃子裏取圍單，忙着戴上。大點的孩子輪次的把遊戲室的圓桌子收拾了，擺上食具。小朋友們圍坐定了，等着我們把送來的飯和各式菜蔬，用一隻小鍋和勻了，按着他們的食糧，一一分給他們。使他們沒有挑選的機會。飯後總有一隻點心，或是水果，或是冰淇淋。偉林從來不會吃過香蕉，第一天分着香蕉時，堅持不肯吃，雖然小朋友都欣喜的吃完了。『小朋友們那末愛吃，』我說，『那末把你的請客好嗎？』他很爽氣的答應了。我叫他把皮剝去了，給他一把小刀，幫着讓他自己切成數片，親自分給在座的孩子，留下一片最小的。我說，『這是主人自己的。偉林，現在請小朋友一起吃。』他就這樣第一次嗜着香蕉，以後再也不拒絕了。志明其實比較是最大的兒童，吃飯時總愛叨叨說話，忽起忽坐的，雖然好聲勸他，亦不理睬。差十分鐘是十二點半了。我說，『志明，還有十分鐘大家都吃完。』在十分鐘後，大家幫着收拾了餐桌，他不但沒有吃完飯，還損失了一隻點心。往後，一直到出院，志明總是得早吃完飯的一個孩子，除爲孩童們設計營養充足的膳食以外，我們還要養成他們吃飯

的時候吃飯，並且很願意的吃所分給他們吃的東西的好習慣。

放下窗簾，頓時室中黯然，孩子們習慣的在飯後有兩小時的午覺。

可以下床的孩子，洗澡後就給他們換上了顏色的服裝，聚在盡頭的一間大屋子，三面都是窗戶，滿室的陽光。這裏有幼稚園裏的空氣，小桌子，小椅子，各式玩具，一架留聲機。每個孩子有一隻顏色不同的木匣子。我們把玩具按年齡大小，或是疾病的情形分給他們。對於玩具，我們訓練他們負責保管自己的東西，同時在被要求時，不吝嗇，肯與大眾共同享用。遊戲的時候，更讓他們學習『羣』的生活。

睡覺對新來的孩子比較有問題。麗夏是一個四歲的英國女孩子。每晚八點熄了燈，所有的孩子都安睡了，唯有她總是攀着床邊，做出種種聲音來逗引你。一次，有人跑去說，『麗夏睡覺。』『不要鬧別的小朋友。』或是『好孩子都睡了。』全是無效。其實你愈說，她愈得意。不管你是說好說歹，反正她的目的就在要有人理她就是了。那晚熄燈前我對她說，『麗夏，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說完把燈熄了，以後不許再有人去理她。她起先是鬧，是如以前一般的吵，慢慢的亦就沒有聲音。離開病房前，我去巡行一週，麗夏是面側向裏睡着了，我就過去悄悄的將毯子蓋上，誰知不留神，她一轉身抱住了我的頸項，睜着兩隻灰藍的大眼睛，像很正經的說，『我愛你。』這個意外，誰亦不禁會笑出聲來，於是她勝利了。她是確知能逗人的，從新又爬了起來，一直到她實在困倦的時候。如果當時我能

鎮靜的說，『現在睡覺。』很可能她就安然睡去。這樣的孩子是要用耐心來使她逐漸的習慣過來。

也有很多的病孩子，進院不久後，養成了大小便自制的習慣。

我們往往忽略了孩子的機靈。要記得孩子與我們成人一樣是有個性的，他知道怎樣攻取，亦知道怎樣保衛。他能分辨是非，識得好歹。對付兒童的人，一定要明瞭他們的心理，要有忍耐，堅毅和愛護的心。我們的言行舉止，無形中就是他們的大範本。兒童是富有模仿心的。

在醫師、護士、和各工作人員的合作之下，我們的小兒科病房充滿了天真、活潑、和煦、快樂的空氣，我永遠忘不了那一輛輛小輪車，將出院的孩子送出病房時，大家的那種留戀的神情。

一個母親將病了的孩子，交付給完全生疏的環境，表示她的信任，同時我們對她們抱着莫大的期望。在這一段住院的時期裏，我們負起了看護的全副責任，身體上的、心理上的、和知識上的。尤其是對一個患慢性病的或是殘疾的孩子，他童年的一大部份時間，是在我們的教練和護理中，這影響他出院後的生活可就大了。

不要以爲醫院是治療身體疾病的，小兒科病房也是教育的機關，而這教育是指多方面的。

編者按：讀者看了這篇文章，也許會以爲這不過是一種未來的小兒科病院的理想，以爲作者是一個專講理論的兒童教育家。其實不然，這篇文章是戰前北平協和醫院小兒科病房的描寫，作者就是一位在該院擔任實際護理工作的人員。



青年問題顧問處

林友蘭

——昆明通訊

大門裏跑進來一個人，向小院左邊的房子低聲問道：『我有點事想進來談談，可以嗎？』那時，已經過了規定的登記時間，副主任張先生剛好因為還有事情要留下來，他聽到房外的人聲，就跑去看看。他看見一個穿起破舊藍布長褂子的青年，手裏夾住幾卷書，面上籠罩着一種憂鬱的神色。心想道：『那也許又是一個不幸的人物，喪失了他內心的寧靜的。』

那個青年看見張先生出來，沉默了半晌說：『打擾你，對不起！我所碰見的人物中，希望你是唯一不會討厭我的一個。哎，先生，在廣大的人羣裏，為什麼個個都對我露出猙獰的面目來？我很久便打算進來請教你，你不會討厭我吧！先生，我的同學，我的老師，我的親友，看我來不是故意起鬧，便是讓我呆坐一際，不睬不睬，但我對他們可沒有半分惡意的。』

這是某天下午八時許，昆明大西門文林街文林堂青年問題顧問處所發生的一個故事。青年問題顧問處是專為解決青年的一般切身問題而設的。像上述那個神情憂鬱的青年一樣，每天跑去請求指導的青年（但他們都經過正式的登記手續）至少總有一兩個。處在這個大時代中，一般青年所接觸到的切身問題，委實太多了，那些錯綜複雜的問題，大半已超出他們可能應付的力量之外。有些青年因此徬徨失措，有些青年因此鉅

而走險，有些青年因此意志消沉。他們的不幸，是該給予同情和援助的。

青年問題顧問處把青年的一般問題概括分作十組，每組延聘專家一人擔任顧問。茲列表如下：

- (一) 心理 顧 問 周先庚教授（前清華大學心理系主任，現任西南聯大心理系主任）。
- (二) 婚姻 顧 問 陳雪屏教授（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育系主任）。
- (三) 求學 顧 問 胡毅教授（過去專攻教育。現任西大聯大外文系教授）。
- (四) 職業 顧 問 倪中方教授（曾任教於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現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心理學教授）。
- (五) 宗教與人生觀 顧 問 查良釗教授（現任西南聯大訓練長）。
- (六) 健康 顧 問 馬約翰教授。（我國最有歷史的體育專家）。
- (七) 交友 顧 問 張紹植教授。（文林堂的牧師。現任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
- (八) 家庭 顧 問 潘光旦教授。（現任西南聯大教務長兼社會系主任）。

- (九) 娛樂 顧 問 許濱陽教授。（現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物理系主任）。
- (十) 留學 顧 問 陳友松教授。（現任教於西南聯大教育系）。

顧問處對前來請求指導的青年，是不收任何費用的。這十位專家顧問，都是本着服務社會的精神，在課外抽出一點時間，無條件的幫助一般青年解決他或她的疑難問題。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六時至八時，是該處的登記時間，由西南聯大心理系三個研究生擔任工作。前往登記的青年，就其問題的性質，確定應屬於某一組。然後由登記員約定他或她和該組顧問作第一次談話的時間，以後則由顧問和『問者』另訂每次談話時間，約由半小時至一小時，所談種種和結果，都由顧問紀錄下來，由該處保持絕對的祕密。有些問題，談話一次便可解決，有些則談話至四五次之多。

當記者前往訪問該處那天，室內坐着一個穿着警察制服的青年。他是來訴說他心裏的苦悶。他向顧問說：『我的同事，幾乎個個都收取路邊小販的規錢，我不願作這非法的事，便被一個同事嚴重警告。他強迫我和他們同流合污，否則便要和我過不去。我想向我的班長告發，但那個班長却是他們的同夥，我真不曉得怎麼辦？但，無論如何，我是決不收規錢的。』顧問安慰這個痛苦的青年說，他的同事的話，相信祇是一種恫嚇，他儘可安心工作下去。將來如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了，便請再來談談。顧問還對他說了許多勉勵的話。我相信，這個警察回去的時候，痛苦的心靈中也許增加了一種新的力量，他

可覺得他雖然遭受一個醜惡的打擊，但在舉目黑暗與卑鄙之中，至少還有一個人同情他，支持他，他在人生長途上奔跑的勇氣，可回復過來吧。

在過去四個月間，該處接受了一百五十名以上青年的請求指導，其中屬於求學問題的佔百分之二十，屬於健康和職業的，各佔百分之十四，留學的和交友的，各佔百分之十二，其他心理的，婚姻的，宗教的，娛樂的，各佔百分之六，家庭的則佔百分之四。

文林堂是一個宗教團體，從事種種青年福利

服務，早在青年問題顧問處成立之前，已為西南聯大，雲南大學和中法大學的學生以至昆明市內一般青年所熟識。青年問題顧問處祇有短短的半年歷史，該處成立的旨趣，誠如該處的簡章所說：『戰區學生，年來離鄉背井，既難親眷，復乏友朋，稍有困難，即苦無處商討。本堂為適應此種需求，故有青年問題顧問處之設，庶有疑難者得以解決，俾各青年學子不致誤入歧途……』然而，生活上感到有困難的青年，何祇戰區學生，該處在馬約翰教授主持之下，已逐步推廣它

的工作，凡是青年，不論是否為學生，倘有一種困難前往就商，該處無不樂為指導。又有一種青年，因為種種關係，祇能用書面詢問的，該處的顧問亦予書面答覆，青年問題顧問處(Personal Counseling)之設，在歐美已十分流行，在我國算是一種新事業，而文林堂和西南聯大十教授的這種努力，也許就是今日大後方的一個創舉。它具有崇高的服務精神，它是一般青年的福音。它的前程是無限的。

共笑同樂

·輯谷夢·

劍足遺履

一位女主顧向百貨公司的女店員說：『你能把這件衣服改一改，使它穿上能配身嗎？』百貨公司的女店員說：『那怎麼行？現在不能這樣辦了。現在時髦的人都是改正身體去配衣裳的。』

無線電戰爭

兩個兵士在討論未來大戰的可能性。其中一個說：『聽說下一次大戰是要用無線電作戰的。』另外一位說：『我已經受過一

些訓練了……』

第一個趕快問道：『無線電戰爭的訓練嗎？』

回答是：『對啊，我已經聽過不少嚇壞人的節目了。』

別無他途

一位青年想結婚，他的女朋友一定要他去跟她的父親當面談談。他迫不得已只好去了。

那位未來的岳父說：『唔，你想做我的女婿嗎？』

那位青年說：『不，不過要與令嬢結婚，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可循了。』

絕對安靜

醫生：『你的丈夫需要絕對安靜的休息，這包藥請你拿去。』
婦人：『這包藥什麼時候給他

吃呀？』醫生（大聲地）：『不是給他吃，是臨睡前半小時給你吃的。』

「下午精神」

「七七」事變前，一位出身行伍的省長，為使僚屬一致力行，蔣委員長所提倡的『尚武精神』起見，於一次舉行紀念週時對下屬致以『訓詞』，『……為了使我們的國家將來能打倒鬼子，我非常贊成蔣委員長所提倡的「上午精神」。不過，我覺得這還不够，除了應提倡「上午精神」外，我們還要提倡「下午精神」……』

易地而處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門，某夜在他的朋友家裏閒談，談得很投機。直到次晨兩時還未離去。他的朋友已是呵欠連天，他也不曾

注意。最後他的朋友說了：『我真不願意趕你走，實在我早上九時還有一課呢。』

「天啊！愛德門抱愧地說『我還以為是你在我的家裏作客呢。』」

三等車朋友

浸禮會有一位外國牧師，出門旅行總是坐三等車，人家問他甚麼緣故，何以如此儉樸？他答道：『坐三等車佔了雙料便宜，一則省費三分之二強，二則比坐頭二等的先到目的地。』因為三等車多掛在列車的最前面。此語之出人意外，不下于坐三等車的某富翁。他有家財百萬，而非常慳吝。人家看見他出門坐三等車，驚訝而問他，他皺眉答道：『沒有辦法，路局不掛四等車，只好破費一些了。』兩位先生理由都極充份，可稱中外雙絕。



金女大保姆——吳貽芳博士 · 朱瑞珠

在去年廢曆年尾。有一位名聞遐邇的人物自美飛滬。因為她行色匆匆，急着想去成都，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她抵滬的消息。僅在她等候飛機票的幾天中，給幾位機靈的記者們訪問了數次。至於筆者會見她是在一月廿七日下午三時的金陵同學會席上。那天吳校長剛自闊別了數年的母校金陵女大作了一次巡視回來。在滬的畢業同學們，既關心會淪敵手的母校，更想見見乖違了多年的校長，所以那天不到三點鐘，被指為集會地點的進德女中禮堂已擠滿了人。筆者到時，吳校長早給許多人圍着說長道短。她似乎較以前年輕了許多。黑的皮領大衣，黑皮鞋，黑手提袋。模樣還是那樣的樸實大方。我坐下來，記憶又把我帶回到八年以前去。那時我們都生活在金陵的大家庭裏。這學校，以前是給人稱為伊甸園的。陽光含笑的山谷，馨香的合歡花，甜靜的空氣，不問來自北方或南方，誰到這裏當學生，誰就成爲家庭中的一份子。吳博士就是我們的一家之長。那時她已是很有聲譽和地位了。外面有很多的事情要處理，照例她對她的所有學生該是隔膜得很。但天曉得，她叫得出每個學生的名字。那時金陵的環境是神話的環境，我們學生便成了神話中的公主。但環境太好，我們的保姆又擔憂到畢業後這羣年輕人也許會應付不了複雜的社會，所以她的

一位好友——牛惠生夫人就常給請來給我們談一

些做人的道理，爲我們解決生活中遇見的種種難題。牛夫人是一位活潑，真誠的太太，和吳校長



吳貽芳博士是舊金山會議中國代表團中的唯一女代表，美國美爾斯大學特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同是金陵的第一屆畢業生。我不知道後來她們是否同時出國。但當學業成就以後，兩人所選的途徑是全然不同的。牛夫人結婚了，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吳校長則致力事業，成爲中國有數的教育家之一。牛夫人常像講故事一樣的把吳校長學生時代的軼事說給我們聽。我彷彿記得她說過吳

校長當學生的時候，是最愛削鉛筆的。老把鉛筆削着削着，思想不知轉到那裏去了。這也許是使她後來成爲一個哲學博士的原因吧。談到了婚姻問題，頑皮的學生問她：「吳校長在婚姻和事業兩者之間選擇了事業，你選擇了婚姻，在兩者不可兼得的情形下，究竟誰的選擇是更聰明的呢？」牛夫人回答得很坦白，她說：「兩者都是聰明的選擇。因爲我們兩人誰都不會爲自己的選擇後悔過。」後來牛惠生醫生逝世，牛夫人又去美國繼續學業，聽說目下已得博士學位，正在待輪返國。想她將來也要爲事業努力，預備迎頭趕上了。

就在吳校長的領導下，就在這樣融洩的空氣中，金陵是在不停的進步和滋長着。直至七七事變發生，金陵的和諧空氣給搗碎了。但在這種環境下，却充分表現了吳校長人格的感應力。自學校決定西遷後，多半學生都跟隨學校前赴成都。那時南京雖未淪陷，却已成天在敵人的瘋狂轟炸下。吳校長本擬留校負責護校之責，但校董會不許她，實際上的需要更不容她如此決定。於是她只得懷着沉重的心離開南京。她後來追述離南京時的情形，她說：「那時我們一行擠在一條小船上，忽然警報大作，敵機已在南京市的上空了。遠遠有一艘插着別國旗幟的船隻。我們的船竟迅速向它駛去。駛近後就躲在它旁邊，取得一種保護……我那時有一種不能形容的感嘆：中國的船隻，在中國的境界內，反要藉外人的保護……」話得說回來，吳校長離南京前赴成都，雖說是迫於實際上的需要，但南京母校若無安當的人負責照顧，以她的地位而言，還是不願也不能離開

的。那時有一位華翠小姐，是金陵教育系主任；還有一位陳先生，是事務處主任。他們一向感於吳校長的人格，所以在這萬分危險的局面下，願意留校照顧一切。後來敵人的鐵蹄果然踏上了這片乾淨土，那時盟邦美國與日本尚未正式破臉，華翠小姐因為是美國籍，憑了這一點，她會以金陵廣大的校舍，收留了數千個家破人亡的無助女子。關於這些，筆者有一篇題名『晨星』的小說，就是以此為背景來寫的。那時陳先生會一度給敵憲捉去，幾乎犧牲了性命。其實陳先生決定留校時已料到處境的危險。他會坦白地問過吳校長：『我若遭到不測，學校方面對我家庭會有撫恤的吧！』試想在那種大混亂的時候，千千萬萬的人都急着逃生，會有人甘心願意留下，僅僅爲了分負吳校長的後顧之憂。她的人格和個性所具有的是何等不可形容的感人力量！

學校西遷了。但在上海還存留着金陵辦事處，負責人是陳黃麗明女士，金陵以前的體育系主任——數十個學生在圓明園路一座大廈中的幾個房間裏上着課。其間吳校長會兩度來滬。一次會與百餘個學生聚合在女青年會的大禮堂中。那時女青年會還在靜安寺路九九九號，比目下要寬敞得多。另一次會主持一個宗教節目的禮拜，用沉重的聲音讀着『啓應』。那時她要比現在蒼老得多。我坐在最後一排，窗外正落着冷雨，我記得我會突然發生感觸，覺得眼睛潮潤起來。

第二天她就走了。此後，上海也因一二、八事變而淪入敵人掌握。自此她就從未來過。但我們都知道她在自由中國十分活躍。學校在她的領導下，也顯得更進步了。成都每遭敵人轟炸，金

陵總出動全體學生搶救受傷的民衆。他們多半受過軍事看護的訓練，所以動作敏捷純熟，不推諉，不躲懶。同在華西壩的勞的學校，對金陵學生的服務精神，無不由衷的欽佩。據說在內地的幾年，金陵學生是出足風頭的。蔣夫人領導的新生活運動婦女促進會，內中指導員多半由金女大的畢業生充任。吳校長在這幾年中，除依舊致力女子教育外，在政治方面更獲得了相當成就。她是參政會參政員，並爲參政會主席團中唯一的女性團員。去年又參加舊金山會議，是會議中最受人們注目的人物。行踪所及，備受各界歡迎，爲中國婦女界增加無上光榮。她曾受美國美爾斯大學(Mills Divinity)的名譽博士學位。雖然俗語說：『時勢造英雄』，一個人的成功是時代和機會造成的。但我敢說吳校長的成就是基於她的學識人格和不斷的努力，是絕非偶然獲得的。

循着記憶把舊事寫了這許多，現在還請讀者們許我再提一些一月廿七日那天的集會情形。那天我是完全置身在八年以前了。這裏有以前迎黨的室長——老在熄燈以後因談話來敲我們房門的，現在已是一位相當有聲望的醫生了。最使人驚歎不止的，是淘氣的慧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當吳校長關切地問她怎麼瘦了這許多時，她說孩子病了。瞧着這位發愁的小母親，我們不由都笑了起來。正式開會的時候，中央社的一位記者正想在後面坐下來採訪一點材料，主席却輕輕告訴他：『我們現在是開家庭會議呀！』家庭間的一些瑣事，對報紙不會有用處吧！』新聞記者只得紅着脸笑着退出去。但那天散會後吳校長仍抽出時間來回答他的問題，沒有讓他完全失望。

當天談完了一切正事，天色已晚。有事的都陸續走了，剩下不多幾個人。我們索性把她圍起來。一個學生用上海話問她：『吳校長，你還叫得出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嗎？』『那自然。』她笑着用上海話回答。她的上海話並不流利，我們都笑了。她接着用上海話叫出我們每個人的名字，還附帶說出一點各人在學校裏時所發生的趣事。後來她給我們看一疊美國所攝的照片，有在舊金山會議中攝的，有在會議以外攝的。她風趣地笑着說：『我帶這些照片回來，爲了要證明一件事——有人告訴我當時上海小報說我出席會議時穿着漂亮的綠色衣服，像參加時裝表演。你們看看我那有一件漂亮衣服呢？』翻着翻着，她抽出一張，笑得厲害了，說：『那件才是我最漂亮的衣服！可是你們大概已看見我在南京時候穿了好幾年了。』她指着一張照，上面她穿着一件黑緞滾花邊的旗袍。天知道，的確是幾年前的舊衣服。在南京時我們知道吳校長從不想到給自己添製衣服，幸虧舍監程師母關心她，看她衣服不夠了，就給她出主意添製一些。這件黑緞花邊的旗袍，想必是當時程師母的傑作吧，想不到會在舊金山出了一次風頭。從這點看來，幾年來吳校長還是那麼節儉，這也許是她與時下一般闊人最大的不同點吧！

那天與吳校長告別已是七時。本文寫到這裏也想像一結束了。筆者不想寫歌功頌德的文章，所以對吳校長近年來在政治方面的活動和成功，提得很少。僅用平凡的文筆把一位偉大人物的側影向讀者介紹。金陵女大今年秋天就要遷回南京，在這位偉大的保姆照顧之下，它的前途是無限的燦爛。允許我在這裏對它寄以無限的企望，更祝遠在成都的吳校長健康！



艾德禮夫人

沈毓剛

英國工黨當政，艾德禮上台之後，薇麗·海倫·艾德禮(Violet Helen Attlee)成爲唐寧街十號(英國首相官邸)的女主人。這位瘦長白髮的太太，看她那副精神，真不像有五十歲了。她總是避開公衆的注意，默默地做她自己份內的工作，管理她的家。

她溫和地說：『我從來不想和政治發生太多的關係。四個孩子和一個家已經够我忙的了。』

艾德禮夫人和她的丈夫一樣，也是出身於一個富裕的中等家庭。她的態度充份地表現出她的身份——一個典型的英國妻子和母親，具有典型英國女人的沉靜。

薇麗生在一個大家庭中，她的學生姊姊奧麗美現在是威里斯爵士的夫人。有一個哥哥是律師，在牛津大學中認識了艾德禮。同居義大利時，在一個家庭節日中，薇麗和艾德禮訂了婚。

一九二二年，他們結婚了。當時，艾德禮先生是反對黨領袖麥唐納的國會私人秘書，沒有薪俸。靠着二千四百元的議員年俸，他們住在一所小房子裏，過着極簡樸的生活。

他們搬到斯坦摩的赫烏德去住時，阿德里已經踏上了政治的階梯，孩子們也陸續的出世了。等到孩子們比較大了，麻煩比較少了，戰爭爆發了。艾德禮太太幹着做不完的家庭勞作。一位在斯坦摩開小店的老頭子說：『她知道工作的婦女

的難處。她每天騎着腳踏車到這裏來買東西，像每個人一樣的排着隊，假使你請她到店後門來，從後門把東西拿去，她總是不肯。』

在工黨總部裏，很少人看見過她。看見過她的人都說，『她很美，但總是忙着家裏的事，她討厭出鋒頭。』

在有一次集會中，她忽然喃喃地說：『噢，我得回去把牛肉放在爐子上。』這是坐在她隔壁的一位秘書聽見的。

斯坦摩地車收票員說：『她很慈祥和氣，聖誕節的時候，她總送一點酒來給值班的人喝。』

艾德禮家中的女管家波賽夫人說，『我和我十六歲的兒子樂尼住在樓上，聖誕節的時候，我們從來不吊禮物襪子，也沒想到這一點。樂尼醒來的時候，看見門柄上掛着一隻滿滿的禮物襪，是阿特里夫人給他裝的。』

斯坦摩的房子，在倫敦街道後面，屋後有個長園子，有果子樹，網球場，十六隻小雞愉快地在草地上啄食。房子是老式的，三角牆上爬滿常春藤，敞亮舒適的房間。傢具已相當破舊了。

有一間小書房，艾德禮先生自己在那裏打字，抽普通的板烟。艾德禮夫人很少抽烟，但她很喜歡讀書，常常去看戲。

會客室的書架上，擺着琴·奧斯丁、狄更斯及其他的古典作品，還有許多照片，有一張是杜

魯門總統親筆簽名的，是他在波茨坦送給艾德禮的，另外有一張是英王的，是聖誕禮品。還有一羣孩子的照片。

艾德禮夫婦的長女琴娜德，今年二十二歲，很像她的母親，是空軍婦女輔助隊的一個區長。她比她的母親活潑，一頭棕色的，波浪形的短髮。馬丁很像他的父親，有明亮的笑容，對於政治有很深的興趣，現年十七歲，和商船艦隊同在國外，圓臉的愛麗生，是一個有些男孩氣的姑娘，也有十五歲了。

艾德禮家裏還有一隻小貓，名字叫惠斯基，現在牠是唐寧街十號的貓了。『丁』是一隻被鍾愛的威爾斯種獵狗。

艾德禮夫人在戰時所做的工作很多，她同時還要一個人主持家務，所以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她一個人竟做這許多事。她是當地紅十字會的負責人。在整個戰爭時期，每星期二晚上，她都在哈羅區被炸難民休息處。有一次，一顆炸彈落在她住的房子後面場地上，她第一個跑出去，看看能不能盡點什麼力。在任職時儲蓄隊隊長時，每星期她花很長的時間去數一個個的便士。甚至在工黨獲勝的那天早晨，艾德禮夫人還在嬰兒室中數便士，而新聞記者們已在門外敲鈴訪問這位新首相夫人了。

艾德禮夫人和她的女兒帶給唐寧街十號一種舒服安適的家庭氣氛，艾德禮首相回家休息時，總懷着一種感謝的心情。他有時甚至自己幫着弄早餐，或在樓上的木匠室裏幫着修理家用器具。現任英國首相的家庭，真是多麼的美滿，多麼的令人欣羨啊！



女護士從軍記 (三)

黃筱蘊

由雲南驛到彌渡

晴和的天氣裏，像初春一樣的太陽，煦和的照耀着，給我們每個人心裏，增加了不少的溫暖和喜躍。起身後，從容的到浴室去梳洗，到飯廳去吃完早飯——煎餅和炒蛋。汽車的喇叭在催促我們上車了，我們向聖瑪琳的同志道別，謝謝她們的款待，然後就向着車輛停放處跑去。

全部的車子都停在機場的油庫門口，一個個挨着秩序去加油。這時「保姆」回到車上來了，使我們重新感到高興。我們不知道昨天停車後，他和其他的士兵住在那裏，做些什麼？琴直後悔昨晚沒有約「保姆」一起吃晚飯，好叫他嚐嚐中國味。決定到了雲南驛「保姆」吃一頓中餐，表示一路上他招呼我們的謝意。輪到我們的車子加油了，大家知道就要出發了，開始整理車箱內雜亂的東西。今天的天氣給了我們不少的鼓勵，想着未來的三四天行軍，要是都能碰到這樣的天氣，我們不知會如何的高興。幾天來的烏雲細雨，真把我們悶壞了。琴把雨衣墊在下面，把大衣做枕頭，預備躺在車上晒太陽。我們幾個除了「保姆」以外，都效法她這樣做，好晒一晒悶了這幾天的發了霉的身心。

院長的車子由後面趕來了，我們不約而同的

向他喊着「早安！」吉普車停了，他走到我們的車旁。「XX」，他叫着，我想他一定有什麼吩咐（當時五個護士中，我暫做領隊），趕忙跳下車來。「爲了你身體不好，又因爲人事的關係，我想把你和第三隊的媛換一換，你留在彌渡，讓她去雲南，你說好不好？」這意外的事臨到頭上，我幾乎未加考慮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好！」院長繼續說，那麼今天中午就到彌渡，你早點把你的東西整理好，免得遺忘在車上。到彌渡車子只停一兩小時，給你們調換。說完他跳上車子，叫伍副官開着走了。事情來得這樣突然，叫我不知怎麼想才好。院長會不會是爲我能力不夠，而要媛來代替我呢？那麼出發前，我會向院長建議換一個人做領隊，爲什麼他不肯呢？會不會是媛請求和我對調的呢？——我想得太多，亦想得太遠。幾分鐘以前，我還想着未來三四天行軍，溫暖的天氣，雲南的工作！——現在什麼都完了，幾個鐘點以後就要結束了我這次的行軍；雖然彌渡亦有工作，亦有同學，可是誰知道那是什麼情形呢？我好恨啊！爲什麼我身體不好，爲什麼我不能去雲南，我想去質問院長，到底有什麼人事關係——可是我不是已經向院長點頭，表示同意了嗎？我怎麼能再去質問他呢？我站在車前想得出了神了，忽然一隻手拍拍我的肩膀，伍副官站

在我的面前。他什麼時候走來的，我竟不知。「出發前我已經知道這消息了，」伍副官說。「昨晚我本是來告訴你的，可是宋中尉阻止了我，他怕使你不安，晚上睡不好。其實留在彌渡很好，院長和我們院本部的人，都會長住彌渡的。彌渡生活比雲南舒適，工作亦輕鬆些，對你非常有益。」我深謝這友情的安慰，可是想着就要離開琴，離開「保姆」，離開了第二隊的官兵，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慨，心中空虛得沒有邊境。我努力鎮壓我自己，在開車以前我便睡下來。

琴代我整理着行李和雜物，並且說到彌渡請我和「保姆」吃飯，我未加可否，琳，智等都附和着。

睡在車箱裏，臉給太陽晒得發紅發燙，伍副官借給我一頂寬邊的帽子，遮太陽。車子不斷的前進，我閉了眼睛細細的想，配一配在彌渡的熟人；我的中文學生，施溫士在那裏，內科醫師余少校，會上尉，牙醫方中尉，還有同學琴和元，聖瑪琳的貞和華，現在去的院長，伍副官。啊！熟人不少。聽說他們已經有五十個病人，我去了也不會沒有工作。記得琴會來信說，彌渡有溫泉游泳池，街上隔幾天有一次趕場，我不會寂寞。我越想越高興了。彌渡簡直沒有什麼不好，所感到不滿的是沒有去雲南參加他們這次開闢艱難的工作，却去彌渡享現成福了，想到這裏我泰然了，重新坐起來，隨着喇歌唱，陪着琴閑談，好像忘記了我就要和她們離別似的。

十二點多鐘，我們到了彌渡。余少校和施溫士坐了吉普車來歡迎我們。走近了，我覺得他們

都胖了，特別是施溫士，胖得衣服都太小了。還有件特別的事，他們都新留了鬍子，使我們初見到的人，一看就想笑。

和我對調的媛，已經全副武裝的站在城邊等候了。她雙目紅腫，抽噎未止，大概是才哭過的。同學誰都沒來送她，問起來才知道在上班，不能外出。我走過去想向媛說什麼，她重新悲傷的哭起來，我也感到一些莫名的難過，我不懂爲什麼要對調，要拆散了媛和蓉（他們是同鄉同學，又是好朋友），又分散了琴和我。

琴和媛催促我們快去吃飯。「保姆」起先不肯，却經不起她們拖，才跳下汽車，向城中走去。一路上遇見不少的第三隊熟人，他們告訴我們，要吃飯到武功合作社去，那裏很好。我們一路打聽，找到了，裏面上上下下都是我們院中的人，多半是在第三隊的請在第二隊的朋友；有一桌人全是盟友，沒有一個會叫菜的，我們還得替他們做臨時翻譯點菜。「保姆」很客氣，他不肯放量的吃。琴又非要他練習用筷子不可，結果總是菜沒到嘴邊，就掉在地上了，他簡直吃不到。最後還得讓他用湯匙。

匆匆忙忙的吃完了飯，回到城外去，他們已等我們很久了。我先把我的東西，放在伍副官的吉普車中，帶到彌渡醫院。自己送琴，媛等上了車，囑咐琴在來信。車子慢慢的發動了，一部部車子開出去，第二隊的官兵在灰塵飛揚中，離開了彌渡，離開了站在彌渡城邊的我。

到了彌渡

懷着悵惘的心情，坐着來接我的吉普車，回

到了醫院；從外表看起來，這是一個古廟改成的臨時醫院，門口放着一部卡車，一部吉普車。彌渡醫院的牌子，和武裝整備的衛兵，都在大門的右側。走進大門就是傳達室，然後是一個支滿了帳篷的小天井，中間唯一的行人路，是通第一進房屋的那是門診部候診室，牙醫室，藥房。旁邊一個小側院是廚房，水井。穿過這棟房子，又是一個天井，用冬青欄出的十字行人路，左右兩邊是內外科病房，樓上是醫師住的，右面高大潔白，光線充足的是手術室，和一間手術後外科病室。手術室的左側是廁所，右側有一小的院落，裏面有一棟小樓，院長住在樓下。我們六個護士住在樓上，旁邊有發電室，有後門通到外面。替我搬行李的士兵，一直把我引上了樓，見到了別離一個多月的蓉，她更胖了，其餘的人都上班，聽見我到了，都趕來看我，大家說東西西的，驅走了剛才的悵惘。

我是和媛對調，所以我接用了她的舖位和蚊帳。那舖位是介於華和蓉之間的，倒很合我的意。伍副官上樓來笑着說：「我就住在樓上，院長的隔壁，你可不能隨便罵我們，小心被我們聽了去啊！」我才要說什麼，「××！」樓下喊我了。由窗中望下去，是我的中文學生施溫士。他看見我在樓上，就上樓來了。先說歡迎我來彌渡，然後說，明天他要到昆明提款，今天晚上一定要請我吃飯，算是替我洗塵。他既是誠意請我，倒不好推辭。於是決定等他另一個四點鐘開始的宴會結束，五點鐘左右來約我，一同出去。他邊說邊走的忙着赴宴去了。我趕到樓口說：「講好不吃酒我才肯去啊！否則……」好！不吃不吃！」他

點着頭去了。回過頭來伍副官說：「你們今晚吃的菜，是他請我代點的，他還不會點中國菜。」大家都笑了。（伍副官是生長在美國的中國人，所以尚熟習中國風俗人情，施溫士是美國人，第一次到中國的。）伍去後，蓉告訴我兩星期前施溫士在館裏吃醉了酒，推翻了桌上的碗筷，還放了兩槍，幸好沒有打傷人。聽他這樣說，我有些後悔，不該答應單獨的和他去吃飯，好在決定不吃酒，總不致于出事。

五點鐘院中開晚飯了，蓉叫我下去看看，這裏已經不像在昆明有侍者把食物一盤盤的送來，而要排起隊來，一樣樣去領。這裏沒有飯廳，每個人領到了食物就在院子石階上或走廊上吃，比從前六個人一桌坐在帳篷裏，倒有趣得多！吃的東西沒有從前的好，麵包很少吃，雞蛋每人只能分兩個，聽說常常吃米飯，或是用當地出的米粉代麵包，這也是經濟的良方。這餐飯我只喝了一盃咖啡。

將近六點鐘了，施溫士還未歸來，蓉在笑我要餓肚子了。我也在想施溫士會不守時刻呢？「××！」他終於來叫我了。我故意問：「幾點鐘了。」「差十分六點。我很抱歉來晚了，因為我們的宴會延長了半點鐘。」我不能再說什麼，和他一起走了出去。吃飯的地方還是那個合作社，菜很豐富，鍋貼鴨子，紅燒蹄膀，奶油平心。我們吃得很快，因為施才吃了一頓。一邊吃一邊閑談着。他說：「你來了，很好，你可以再教我中文，你可以做我手術室的護士（他是一隊的外科醫師）。可以做我的翻譯官，每天幫我看病問病歷，和我一同去買菜（施在隊中管伙食）……」

「不！我不會翻譯，我可以教你中文，做手術室的工作，可是不會翻譯。至於買菜，每天都是華去，我來了，她還是可以去，不要爲我而變更了別的護士的工作。」就這樣規定了我未來的工。飯後月光送我們回到院中。次日施溫士到昆明去了。院長叫人告訴我還有一天的休息。

彌渡的天氣真使人欣慰，太陽總是煦和地照着，像初春一樣。早飯後同學們都上班去了，我利用休息去洗滌衣物；從發電室的後門出去，約五十米遠的地方，有一排矮竹圍繞着一口水井，井水深只一二尺，用我們的鋼盔，可以取到井水。洗好的衣服晒在矮竹上，用過的泔水倒在菜田裏，非常方便。衣服都洗好了，晒半小時的太陽然後把乾了的衣服，一件件的摺好，未乾的放在鋼盔中提回來，這真叫我感到洗衣服是一件快樂的事。所以在後來的日子中，我常常在清早和傍晚，獨自來此處洗衣，望望黎明的朝霧，或是夕陽晚霞，胸中感到非常開朗，有說不出的愉快。

這天正逢趕場，我還沒有晒好衣服。伍副官來叫我去趕場，我亦急於要看看彌渡趕場的情景，就匆匆的出去。在門口遇到蓉，她叫我早點回來，下午要去洗澡，我答應着就走了。我們由南門進去，一路上來往不斷的人，道路兩邊有各種小販，販賣糖果，肉鬆等等。沒有招牌的舖子，大開着門，等候主顧的光臨。銀器店窗上用線掛着各種手飾，項圈，手鐲，銀鎖，戒指……在陽光下閃爍着銀光，有人搖動時，又發出輕亮的響聲；布舖門面的櫃台上，擺滿了五顏六色的花布。走出北門經過菜場，就是趕場集衆處，各種東西分開陳列着，土瓷器，木器，竹篾

貨，糖食，水果……各佔一行。四鄰來趕場的人們，擠來擠去的尋找自己的目的物。人多聚集處，往往是塵灰飛揚，汗氣沖鼻。我們走了兩行，找到了水果處，整支的甘蔗，十元一支，地瓜祇三四元一斤，橘子也祇要卅五元一斤。我們覺得樣樣便宜，就各樣買了一點。走出這集會的廣場，在場口遇到一個賣麥芽糖的，他把糖做成長方形。我因想到孩童時代，在火爐上燒麥芽糖的往事，很想買兩塊回去燒燒看。伍副官却連忙阻止我說：「院中肥皂很多，何必另買呢？」我不由大笑，這個在外國長大的中國大孩子，把麥芽糖當做肥皂了。

我們爲了避免城中的噪雜，由城外繞着歸來，回到院中，正好吃午飯。蓉問過我們所買的東西，都說買貴了。她們買的橘子一百元買五斤。初來彌渡的我們，做了一次阿木林。

下午有一部卡車送我們六個護士離院五公里的溫泉去洗澡。這是非常平坦的五公里路，沿途有××集團軍司令部，有彌渡縣中心小學，還有兩三個空場，常有砲兵在此演習，或是做球類運動。車子拐了一個彎，經過了一些帳篷就停下來。蓉小聲的告訴我，這些帳篷是美國砲兵軍官住的，元的新朋友嚴中尉就在這裏。洗澡間在土坡上，有大小兩個房間，大的是爲士兵沐浴的，小的是官長沐浴的，另外有一個六七丈長的露天游泳池，裏面却生了不少的水草，大概是天冷很久沒有人游過了。我不禁想到，可惜琴不留在彌渡，否則她可以在這露天池中顯身手了。

我們在官長間沐浴。池寬丈餘，深只平臍。水的溫度適中，非常舒適。我們每個人輪流着在

水的入口處沖洗頭髮。頭皮的田，拼命的打水，使得水花四濺，弄得我滿頭滿身，使我不得不迅速洗好，逃到室外，頭髮還不住的滴下水珠，外衣都打濕了半截。歸來，我們站在卡車的門外高唱軍歌，長髮在陽光及微風中搖曳。抵院時，頭髮已經鬆鬆半乾了。





法國女志士自述

葉冬心

本篇作者露惹絲·戴夢雷娜，是一位法國醫科女學生，當德軍鐵騎橫行法國時，她正在巴黎求學，遂參加地下工作，出死入生，建立了不少功績。她年僅二十四歲時，即已身任法國地下軍的軍長，得到榮譽勳位，十字紀念章。這篇記述地下工作情形的文字發表時，曾轟動全美。——譯者註

我參加抗戰工作那天，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四〇年的八月裏。我那時正是十九歲。當德軍向巴黎迫近時，我肄業的那所醫院遂將大部份的職員同病人都由巴黎撤退到法國中南部的克勒蒙法蘭去。

我在克勒蒙法蘭看護病人時，遇到我們家裏一位老朋友，這人叫費利伯。

他說，「喂，露惹絲，現在有一件偉大的工作要你做。我知道你是一個愛國者。同時因為你是一個習醫的學生，你可以藉口到各處去；因為你是一個女孩子，德國的秘密警察不至於會疑心你的行動。怎麼樣？你肯幫忙嗎？」

我回到家裏，對母親說，「我們一定要回巴黎去。」

她不問我為甚麼要回巴黎。我想她已猜到我的意思。她一把把我攬在懷裏，她眼裏充滿了淚，她簡單地對我說了這幾句：「露惹絲，我已是一個老太婆，你爸爸已在上次大戰中受傷去世。我祇有你這一個孩子。你爲了我，你要小心一點！」

在我們動身之前，費利伯交給我一支自動手



槍，叫我帶給巴黎一個朋友。當時人民無論私帶甚麼武器到淪陷區裏去，查出來就是處死刑。我遂將槍藏在皮大衣的夾層裏，封鎖線的守兵竟不會想到查看那裏。

我回到巴黎後，又重進那醫院讀書。每天下午，就替地下工作人員傳遞消息。後來領袖見我做事勤力，頭腦也相當靈敏，遂開始訓練我去担任比較繁雜的任務。

費利伯介紹我去見一位女太太，此後兩個月中，這位女太太担任做我的教師。我不能將她的姓名告訴你們，但她的大名却是美國人盡人皆知的。就是現在，若一將她的姓名宣佈，定會使全世界爲之震驚。

「從此以後，」她對我說，「你的生命已屬於法國。你要服從一切命令，你一些不能遲疑。假若被德國人捉獲，他們一定要用酷刑迫你，你一定要寧死不屈，不透露一句話。你活在世上時，你得不到榮譽，享不到舒適。你唯一的報酬就是：在替祖國服務。」

我由這位老師處，學會了怎樣覺察到自己在被人尾隨，怎樣不顯痕跡的逃開尾隨的敵人。巴黎的大街小巷最多，我得記牢每一條街上的捷徑小道，所有重要的大廈的後門，從甚麼地方可以逃進地道，從甚麼地方可以溜出那些繁複交錯的陰溝。

她教我怎樣隱藏文件，假若被捉獲時，又怎樣去處置這些文件。她交給我一支小手槍，一小玻璃瓶毒藥，我一齊都給藏在衣衫邊裏。她告訴我，我的密碼同暗號，密碼同暗號是克麗奧佩特拉同黑豹，將來秘密無線電就用這暗號召喚我。

此時我的未婚夫畢爾被敵軍俘禁。他是一個陸軍的軍官，才開戰時就受了傷，在比國被德軍俘獲。我每星期寫信給他。我寫信給他時，熬不過，真想將自己當時做的事告訴他，我想他聽了一定會贊同的。但是我終究不能告知他，我祇講些瑣碎的事情。後來有一天，我有一封信不曾拆退將回來。信封上打了一個大大的黑叉，黎黎的

幾個字：『此人已死。』德國人殺死了我的父親，現在他們又害死我心愛的人。我默默的發誓，誓必要在我臨死之前，殺死三個德國人。我一直守着那誓語。

我得到畢爾死訊後兩天，費利伯來對我說，『你現在要進行第一件重要的任務。派你把重要的文件帶去給莎伏伊侯爵。就在上星期，我們工作人員中已有一位在這條路上失蹤。我們都在擔心她的安全。』

我知道他講的女孩子是誰。這女孩子面貌長的極美麗，性情極其溫和，今年正二十一歲。我一到里昂，就打聽她的消息，『你知道伊莎白兒在那兒？』

『我才看到她，』當地抗戰軍的領袖說，『人家以後可再不會害到她啦。』

『她在什麼地方？』

『在城外那條路上。你自己去看看。』

我按着他講的地方尋去。原來她一下火車，就被德國的密警察捉住，密警察查出她帶的密碼通訊，他們要她招供，把報紙燃起來，去燒她的腿。見她仍舊矢口不講，遂將她衣服剝去，用釘子將她的手指一隻隻釘在樹上，然後用機關槍向她任意掃射，屍身在那兒連懸掛了三天，『警戒』法國一班地下工作人員。

★

我對德國人那種殘酷的獸性，知道得太清楚了。我在醫院裏，有好多次被召喚去，去醫治那些被德國密警察『問過』的垂死的人。我手下的工作人員，有八個女孩子都被這些淫虐的魔鬼捉去，酷刑逼供。其中五個熬不住刑死去，其餘

的下落不明。但沒有一個人肯吐出一句關於伙伴的秘密。

德國人對法國的女孩子，祇要一疑心她們暗助地下工作人員，就將她們捕去，將她們放逐到遠的地方去。有一個時期，單在某一處集中營中，就禁有八萬名法國婦女。但是任他這樣拘捕禁止，每月仍有成千累萬的婦女加入地下工作。

我們在巴黎，將高中的女生組織成各縱隊，從事秘密抗戰工作。有一隊人專担任送信工作。另一隊工作人員專管拯救那些被擊落的盟邦飛行員。還有一隊工作人員則管理各地的秘密播音電台，這些電台將法國各地的抗戰人員聯絡一致，在納粹黨人嚴密的監視下進行着工作。

有一次，有幾個十來歲的隊員，竟將一個手臂折斷的美國轟炸機駕駛員私運到醫院裏去。法國地下工作人員一看見他，就先給他一副地方自衛團的鋼帽臂章，讓他戴上。我一面整治他的折斷的手臂，一面問他隊伍的番號，問他司令官的姓名，更問他前一天晚上隊裏吃的甚麼菜。他一條條很快的回答出。但是聽到我最後一句問話總有點莫明其妙。

我接着解釋給他聽道：『我們現在正在問倫敦方面，立刻就得到他們的答覆。假使他們果然說你昨天晚上吃的是鴨子同菠菜，那末，我們知道你講的話是真的，你不是德國人喬裝來探我們秘密的。』

我們拯救美國飛行人員時，很快的注意到一點，就是一救到美國飛行員時，立刻就脫去他們的制服，同時丟去他們的口香糖。美國空軍人員都很好，甚麼事也都能同我們合作。可是他們就有

一個毛病，離不開口香糖，當着生人面前，也是一條口香糖往嘴裏一塞，這一看就知道他們是美國人，因為德國人是不嚼口香糖的。

其他的女孩子們各有她們的任務。有一天夜裏，我和十幾個空軍行動隊隊員，站在離巴黎不遠的一片空場旁邊。隊員們年齡都在十九歲以下。都是騎着自行車，由各處分道趕來的。在黑暗中，天空中飛過來一架飛機，把降陸的燈光閃動着。女孩子們忙打信號。立刻有一些東西從飛機上直墜下來。東西尚不會着地，十二個女孩子一齊撲攏過去。不到五分鐘，大家已將降落傘同外面的包裝扯去，埋在地下，一箱箱的軍火分做十二份，藏在十二隻包裹裏，帶上自行車，一齊向城裏送去。

有好些女孩子，從小同我在一齊長大的，後來也加入地下工作，從事抗戰，但是當時我一些不知道。同陌生的人一齊工作時，他們一些不知道你以往的身世，這總比同熟人在一齊工作來得安全，因為他們不會無意透露出你的底細，連累你壞了事。所以和我每天接觸的一班人中，除了他們的姓名外，我一些不知道他們的底細。我有兩年，每星期要用電話傳令給一個叫做娜萊的女孩子。後來法國解放後，我有一天去看一個長官。他旁邊有一個女孩子站着。『露萊絲，』他說，『現在你可以見見『娜萊』了。』

那孩子轉過身來。她是我自己的表妹。

★

在所有一班地下工作的女孩子中，亞黛兒可以說最膽大，亞黛兒是一個看護，我出去看病人時，醫院當局就派她跟着我。她的臉長的像一隻

玩具中的娃娃，但是她的膽量却抵得上十頭獅子。有一天，我同她兩人奉命帶幾支機關槍，送到勒查特萊的城外，交給地下工作人員，預備出德人不意，發生暴動。我們將機關槍拆開，裝在小手提箱裏，一齊由地道向目的地出發。

我們一路上不會遇到甚麼事情，後來我們從火車上下來，正預備踏上出地道的樓梯時，忽然間，亞黛兒一把拉住我的手臂，輕輕的對我說，『你看！』

出口的地方站滿了德國兵，正在索看身份證，搜查私帶的軍火。我們轉身朝回處走。我們背後的兵更聚得多了！

亞黛兒一霎眼間已想出計較來。『我們不能兩人一齊被捉去，』他低聲對我說，『你比我更要緊。把你那手提箱交給我。』她說時將手提箱一把從我手裏奪去，跌跌撞撞的逕朝前面跑去。

一個德國少校趕過去。她向那少校很動人的一笑。『哦，先生！』她歎了口氣。『這箱子太重啦！您能不能幫我提一隻箱子，上那出口的梯子？』

軍官見一個法國女孩子對她這樣垂青，十分高興，硬要兩隻箱子一齊讓他提去。待軍士將我們檢查完畢後，我們再看那軍官已在出口外邊等候着我們。

『簡直是侮辱人！』他說得氣憤憤的，『這不是發瘋？疑心到天真爛漫的小姑娘！』

他提着箱子，走過幾幢房子，送到亞黛兒的『家』門口，臨走前並約亞黛兒去喫飯。亞黛兒在門房裏等候着，直等他去遠後，然後溜出來，再到街上轉角處尋我。我們將軍火安全送達目的

地，完成任務，不會再遇到甚麼意外。可是第二天早晨，在醫院裏，我聽到暴動的消息，『暴徒』備有機關槍，炸毀了勒查特萊的火藥庫，打死了六個德國守衛兵。

★

在巴黎，連街上行路的人，祇要他們有機密，都情願替地下工作人員去刺探德國軍隊的秘密。我特別記得一個名叫素姆的女孩子。這女孩子是個扒手，一個扒手的生活當然也不會頂好，但是因為她是一個法國女人，她愛法國。後來我們打聽到有一個德國上校，帶有某項重要文件，隨身帶着，一刻不離開，素姆遂自告奮勇，去偷那些文件。

德國上校每天去咖啡室飲咖啡，於是我們決定在那咖啡室內偷取文件。我也被派往，文件若一偷到，就交給我。我在指定的時間前，就到了咖啡室，在帳幕下面揀了一個座，背向着前面的茶座，但從面前的大鏡子裏，可以將背後的座位一覽無遺。素姆已經在那裏，坐在一張長凳上面。不一會兒，上校來了，手裏提着小包，在老位子上坐下，正靠着我的茶座。

素姆立刻朝他眼光飛過去。起先他不會注意。可是不一會兒，他笑將起來。素姆就等這一下，她側着身體擠過去，在他旁邊一隻椅子上坐下，上校忙替她叫咖啡。此時那皮包正放在他們兩人當中。素姆喜孜孜的談着，一面說一面將身體移攏過去。沒有一刻工夫，她的手已搭在上校的肩上，在上校的耳朵邊低聲說了幾句。她說些甚麼我不知道，可是軍官聽了却大笑起來。

此時我從鏡子裏看到，她另一隻手已塞進皮

袋裏面去，不會抽開外面的皮帶，從皮包裏拉出一隻封套，就將這封套向自己鞋扣內一塞。接着她將身體和軍官靠着更緊，同時將腿展開，將腳伸過來，連着重要的文件一齊推到我桌子下面。我假裝將檯布閃落，俯身去拾時，將封套取到手裏。隨即付了帳出來。

當時素姆不會被疑心識破。可是停了不多幾天，有一天我正在手術間裏給一個病人割盲腸，一個看護將進來，悄悄的告訴我，說德國秘密警察已守在外面。我立刻放下解剖刀，向旁邊一個住院醫生做了個手勢，讓他進行手術，我忙脫去外科醫生的罩衫，除去動手術時戴的面罩，從一個邊門溜了出去。

我在一個公用電話亭裏，打了一個電話給費利伯。他趕到都麗花園裏同我會面。

他說，『現在不能再緩了，立刻給你的頭髮染黑，搭第一班車南下。』

『這不是笑話！德國人已詳細的記錄下我的容貌身材，你祇把頭髮染黑，這就想瞞過他們？』

可是照着他的話做後，到了封鎖線地方，凡是黃頭髮的婦女都被喚下車去盤問，對我卻一些不會理會。

我在山裏住了三星期，同候家人住在一起，後來有一天我在無線電秘密電台中聽到：『克麗奧佩特拉到啦，』知道時候已到，我該回巴黎去了。

德國秘密警察仍在追蹤我，我有好幾次追不得已，祇好改名換姓，化裝逃匿。我會變姓名為打字員杜瑪絲，店員傅雅俊，帽匠都瑪格麗，

大學生戴季勞香達等。我普通總是頂替一個人真的姓名。我總是在電話簿裏一翻，揀一個我喜歡的名子，請警局裏一個熟識的局長就用那姓名，發一張身份證明書給我。但上面的照片同指紋卻是我本人自己的。假使德國人查對時（他們常常查對），他們一看果然有那麼一個人，住在那個地方，就不再追究了。

這是法國地下工作人員慣玩的把戲。但是這方法有時也會惹起糾紛。有一個人剛才加入地下工作，要改原來的姓名，我隨手一翻工商錄，說：『好，你就叫都金。』

第二天他一來，氣得直跳。『你起的甚麼都金，他是一個強盜！維希政府的警局將我捉了去，我再三證明我是地下工作人員，他們才放我出來！』

★

維希政府的警務人員，有好多都參加地下工作。有一天早晨，我還在醫院裏不會出去，凡爾賽警局的督察長打電話給我，他說：『你到我們這兒來一趟好吧？小羅白不大舒服呢。』

我騎上自行車，直向督察長的家裏駛去。他親自將我讓進屋子裏去。他說：『巴倫先生被捉去了！』

巴倫乃是凡賽爾區地下軍的首領。

督察長接着道：『我知道他是不會把秘密說出來的，可是那些文件都在那兒，一查到，我們都完啦。』

我立刻趕往巴倫住的公寓裏去。我在他房門背後尋到那隻小手提皮包，是德國秘密警察來時，他丟在那裏的。皮包內藏的文件中，有巴黎

附近十四處秘密無線電台的記錄，播音的時刻表，地下軍通消息用的密碼暗號等。德國人當時若將那些文件獲得，不知道要鬧得怎樣一團糟，我現在想起來，還是不寒而慄。

我急忙將皮包往自行車上一放，拚命飛也似的跑去。我的車才轉過路口，回頭看時，一輛秘密警察的汽車已在公寓大門口停將下來。

還有險急的事。有一次我很順利的完成了一件任務後回去，在瑞士邊境被守衛兵捉住。他們在我身上細尋不出一些東西，但他們繼續盤問我，一直問了三天三夜。最後一夜，他們每隔一小時就用強烈的電光照我，把我照醒，看我臉上有沒有恐懼的表示。不過我憤怒的神情做得十分逼真，我的身份證一些看不出來是偽造的，所以結果他們仍將我放了。

我釋放後，不搭第一班車回巴黎，却到鄉下一個農人家裏住了幾天，略事休息。我這一來總算得倖，因為後來我一回到巴黎，同費利伯談起來，才知道這次我是險裏逃生，差一點把性命送掉。

費利伯說：『守衛兵給你放走後不到二十分鐘，德國的秘密警察從巴黎去電話，說他們捉到的正是地下軍最頑強的隊員露惹絲。戴雷夢那。於是他們繼續搜查了四十八小時，給每一輛火車都搜查遍。』

他們一定還在尾隨着我。因為就在那天下午，我正走過法院時，忽然一輛汽車在我旁邊停下，車裏突然伸出一隻手，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拚命掙脫，朝法院旁邊一個小門奔進去，德國警察在後緊追。就在法院的迴廊上，律師同起

訴的人堆裏，我們跳上跳下的追撲躲閃着，整整二十分鐘，才被捉出去。這次我因為要脫逃，真到了『地下』去，從巴黎的陰溝道裏逃脫。

此後連着有好幾個星期，我不敢接連兩夜在一個地方寄宿。有時德國七處保安隊分頭搜捕我，我簡直沒有地方安睡。我一共十天，夜裏和一班流氓無賴在聖母院橋下面。我在那地方倒覺得很安全，因為巴黎一班強悍的人都聚集在那裏，假使冒失的德國人大膽走到他們那兒去，第二天就會背朝天在塞納河裏飄流出來。

★

我自從醫院裏逃出來後，整整有兩年不會再看到我母親。有一天，有人傳來訊息，說母親病得很厲害。我決定冒一夜險，去和她住一夜。但那一夜差一點把我命送了。

夜裏五點鐘，我被德國秘密警察的車聲驚醒，我一聽就知道那是警察的車。車子越走越近，走到我們的那條馬路，突然停下來。我忙從床上爬起，從百葉窗向外窺看。着衝鋒隊制服的已將房子圍圍住。我隨手套上一件衣服，穿上鞋子，忽忽的吻了母親一下，竟潛上屋頂逃去。我貼着身體，從這一個屋頂爬到另一個屋頂，最後爬到一個朋友家的窗口，他把我拉了進去，給我穿上衣服，助我逃去。

衝鋒隊在我家裏四下搜索，連搜索了兩天兩夜。我母親病得那樣，但他們仍百般的欺凌她，恐嚇她，假使不講出我在甚麼地方，就要把她打死。

『你們打死我好啦，』她說。『我不知道，叫我怎麼說？』

後來他們總算走了：臨走時說，「好吧。你也不用告訴我們。我們知道她在甚麼地方。我們已經把她尋到。她已經死啦。」

她直等到兩星期後，才知道這又是德國人的假話。

此時我們的抗戰繼續在進行。費利伯被秘密警察弄殺。新來的領袖亨利有一天對我說，「你要到外埠去一趟。」

這事並沒有甚麼特別。因為我每月至少要離開巴黎一次，將某些訊息或文件帶給他處的地下工作人員。

亨利接着道，「搭火車到的我。在的我的火車站上，你會遇到一個二十四歲模樣的男子，黃頭髮，藍眼睛，穿一件褐色的大衣，戴一頂棕色的呢帽。他拿着一本書，放在左手彎那兒看。他叫季恩。」

我在的我的火車站月台上，一眼就看到那個人。我叫了一聲，「季恩！」

那個人一把將我攔住。他湊近了我，小聲音說，「當心！有人在看著我們。」他說完這話，把我攙上一輛馬車。

我們到了公園，付了車錢，沿着小池塘走去。有一個人坐在一張長凳子上。季恩指着他，一逕走過去。那人站將起來，對我招招手，叫我跟過去。

再看公園對面停了一輛汽車。我疑心那是警察局裏的車，因為車窗上面貼了一張德文的通行證。

我們坐上那汽車向鄉下開去，車走了一個半鐘頭，靠近一片農場停下來，我下了車，開車的

將車飛快的開走。天漸漸昏黑。農夫引着我繞過他的農場。就在樹林邊，又有一個人候在那裏。他說，「你現在到倫敦去。」

「那怎麼成！」我說，「怎麼去呢？」

他大笑起來。「怎麼去？你就知道了！」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些麵包乳酪。「我們不能點火，」他解釋給我聽，「離開此地兩英里遠就是一個德國兵營。」

我們等候着。約摸到了十一點鐘，我聽到飛機馬達的聲音。我的同志朝田裏走去，當飛機飛到上空時，他用一個光度極強的電筒向上打信號。飛機又飛轉來，扔下來一個照明彈，接着就在那兒降落。

「趕快，趕快！」他急忙催促我。

我爬上飛機，上面載容兩個人坐。駕駛機的一位英國皇家空軍的中校。我們的飛機先環旋着飛越法國，到了大西洋上空，再轉向北，天色黎明時，我們飛過康瓦爾海岸。

飛機才着陸，沿滑道駛下時，中校揭一揭軍帽，對我說，「好了，我的事情完啦！」

「我現在怎樣呢？」

「我不知。不過我想應該有人來領你的。」

後來果然有人來領我。這人也是一個英國人。他替我買好車票，將我送上去倫敦的火車。

我在滑鐵盧站上又遇到一個情報處的軍官，是屬於戴高樂部下的。他將我護送到聖詹姆士廣場的新住所內，說，「你好好的睡一覺。明天你就要開始受訓，練習跳降落傘了。」

我原來為這個事到英國來！

★

停了一個星期，軍部派車來接我時，我真急得要命。因為我在聖詹姆士廣場那所屋子裏，已被關了四五天，不准同任何英國朋友交談，不准一個人出去。我真想逃回巴黎，請願去過地下工作那種驚險痛苦的生活。

開汽車的一聲不響，到了飛機場，我在機械間一張硬板凳上等着。陸續的來了幾個人，一個兩個，共來了五個人，都一語不發，坐了下来。我暗暗打量他們：一個法國人，兩個英國人，兩個美國人。我猜這些人是同我一齊去巴黎的，居然猜的不錯，後來有一個傳令官來幫我們繫上了降落傘和水上救生衣。

飛機飛越英國海峽時，天空很冷，一片黑暗。德軍的高射炮火使我們的飛機震動，駕駛員把飛機向上空昇去，後來空氣稀薄，我們祇好將氧氣罩戴上。過了一小時後，飛機降低，飛行師的副手進給餐來。

「還有十分鐘就要跳下去，」他說，「你們跳落的地方離奧斯東北約十五英里。」

我伸出凍僵的手指，撕開密封的命令，就發裏的小電筒看去。我將裏面的話記牢後，忙將命令遞還。還有要拚着性命去送給地下軍的那封信，我給塞在衣服裏面。

跳傘的紅燈像怒目般閃爍着。那個美國人，我剛才同他談到船隻同航行的，此時扶我站起來，他身上帶了許多東西，轉側不大便，他仍向我微微彎了彎腰。

「小姐先請！」他說時裂開嘴一笑。

我向一片迷茫無底的虛空中跳去……

我摔在一片新耕的田裏，身上弄的一團糟。

我將降落傘摺好，拖到樹林裏，用落葉給掩蓋上。後來我尋到一條路，就看着天上星的方向，向南走去。我一面走，一面背誦那記住的命令：

「應在上午十時零五分至十時十五分之間，到奧良斯巴黎路二十二號的伙食店內。向店主旁邊站着的人說，『早，您今兒好呀？』」

天才發亮，我看到衣服鞋子上都是泥，這被德國的偵探一看見，就要捉去的。我忙用露濕的草去擦乾淨。我在村裏的公共汽車站上買了車票，先忙着問賣票的，『車上能找個座嗎？』

『一定有座，』賣票的說，『那班八點鐘的車總是一半空的。』

我趕到伙食舖，已比指定的時刻遲到了半分鐘。祇見一個女人，穿着一件不成樣的黑棉毛衫，戴着一頂怪大的帽子，在和老闆閒談。就是這個人嗎？要不我要看的那個人見時候已過，已經走掉了？

『早，』我大着膽說了一句，『您今兒好呀？』

她轉身朝我望着，『哦，你呀，長遠不見啦。』

她將錢付了，提起籃子，一把拉住我的手臂。我們一齊向車站走去，一路談着，像多年的老朋友。到了車站。她遞給我一張去巴黎的車票，輕輕的說，『四點鐘到萊茄路十八號的馬車過道下等着。』接着大聲道，『一路順風！替我給賽西姑姑問好。』揮着手，等車走遠後才去。

我在指定的地方，遇到我的長官。我把從倫敦一路護送來的信交給他，他祇問了我這麼一句，『路上寫意吧？』

『不大寫意，』我說。『下次我想還是乘船的好。』

我這話還是不會說對。那一次後來我又跳了兩次降落傘，每次都是在離巴黎二百英里不到的秘密降陸場，一架小飛機撲下來，給我帶了去，每次都是和倫敦派遣去幫法國地下軍的英美法籍的情報工作人員，一齊飛回來。第三次飛行，我們的飛機被德國夜戰驅逐機追急，飛機師在亞歷上空將我們拋下去，沒有幾分鐘後，他同副手，一齊被擊落射死……

★

當聯軍登陸的日期迫近時，德國軍部更加緊張的撲滅地下工作人員。軍隊，衝鋒，秘密警察，各處密佈。每天去拘捕，去用酷刑，去殘害戕殺。每天晚上，我們又聽到誰被捕去，誰自殺了。但我們仍照樣的刺探敵人，我們繼續將我們看到的事情報告給上峯知道。

聯軍在諾曼第一登陸，我們在巴黎的活動更形重要了。巴黎是希特勒抵禦聯軍的據點，是敵軍公路鐵道的樞紐，是德國軍隊發號施令的中心。祇要擊碎那據點，衝破那要塞，給那發令指揮的中心致命的打擊，德國西線整個的軍事就粉碎潰滅。而擊破這些要點，祇有我們地下工作人員才知道從甚麼地方着手！

聯軍的勝敗，也許就看看能不能及時將這些情報傳遞給愛森豪威爾將軍。但此時德國軍隊將巴黎密密層層圍住，要乘飛機辦不到。於是我們一齊有六個人，自告奮勇，情願步行到諾曼第去。

我們一行人中，是五個男人，和我一個女孩子。我們才出奧良斯城門口，一隊德國兵追來，

我們立即分成兩隊。我藏到城門拱道下面，一個德國兵提着一架機關槍，大踏步朝拱道走過來，他差不多已要走到我身邊，我槍聲響時，他應聲倒地。另外幾個德國兵奔將過來，我那兩個同志同我一齊朝一個地窖裏逃去。

巴黎那一帶地方滿是隧道，原是城內古代的堡壘。我們對地形很熟悉，德國兵可不熟。我們聽見他們在後面亂撞，用電筒亂揮，沿地道裏把手溜彈亂扔。我們在地道中追逐了一小時，在漆黑中摸索，爬過街道的下層，等出來時，已是三英里外，近凡爾賽的城門口。

我們拍去衣服上的泥土，在附近一家咖啡館裏喝了些東西，一齊上了公共汽車。一出巴黎二十五英里，一過郎布萊，公共汽車同火車都沒有。我們從那地方就得步行。我們沿路看到滿是難民，一百英里的路程，我們一共走了六天。

第六天晚上，我們在德美軍交界處一片森林中度夜。我正守夜時，德國哨兵走過來。我忙將大家喚醒。一齊藏在樹後面。哨兵一共至少有八個，直向我躲藏的地方走過來。我們聽出他們腳步踐在碎枝敗草上的聲音，隊長獵狗的發令聲音。我心不住的跳，覺得過了很久的時候，我看出一鋼盔的影子，我用槍瞄準，我扳動機紐，我的同伴每人放了兩槍，一共打倒了四個，其餘的以為我們人多，都回轉身逃了。我們抵達美軍的防線時，天已破曉。防軍立即將我們領去見勒克來將軍的參謀長，我們將寶貴的信件呈上去。

過了兩星期後，我又重回到巴黎，繼續從事抗戰，使祖國恢復自由。在法國完全解放之前，我會統帥着軍隊在戰場作戰，會受過傷，會親自

動手開槍，擊死了第三個德國人。那次我正任聯絡指揮官，正在發令進攻，一個德國人用機關槍向我瞄準掃射，我扳動手槍，把他打死。

我回到巴黎時，見我們的家已做了地下軍的司令部，我親手接過敵軍一度在康谷德廣場上

飄揚的國旗，我親眼看到德國要塞司令走上母親房門口的階沿，將指揮刀獻上請降。這些事雖够刺激，但終不及當時我對着黑暗的空中，等着張開降落傘，或是獨自和秘密警察鬥智那樣緊張。當巴黎最後的德軍，捕的捕，殺的殺，一齊肅清後，我以前的長官亨利來和我告別。

「露惹絲，」他笑着說，「戰事對你是結束了，可是奮鬥在我仍要進行下去。你假若再看到我時，請你記着：你不認識我這個人。」
「你這話錯了，」我說，「奮鬥對於我，又何嘗不是正在開始。我們的國家等着我們重去建設。在這一方面，法國需要我們每一個婦女。」

身材常識測驗

朱綺

節譯自婦女家庭良伴雜誌

真奇怪，我們對於我們的身材竟知道得如此之少。我們所知的關於我們的外表，生長，增加體重，站着，走路，或舉止的知識，有許多都是不對的。但是科學知道正確的答案。這裏是一個糾正你的知識的機會。

（一）我們到了二十一歲就不再長高了。

錯。即便已過了二十五歲，我們還可以長高，到三十五歲四十歲才達到最高的高度。四十歲以後，每過十年我們就老縮四分之一吋，這一部份也是因為骨骼之間和脊椎骨中的軟骨乾縮的緣故。

（二）我們的祖先穴居人，身材比我們高大。

錯。從石器時代到現在，人類的平均身長已高了將近二吋。環境對於人體的大小有很大的影響。在生活情

況較為舒適而食物又較充足的地方，男人和女人都長得高些。

常常是對的。矮胖的人常是愉快，樂觀，重實際而好交際的。高，瘦，窄胸的人常是憂鬱，退縮，重理想而不滿現狀的。

（三）肥胖的人總是嘻嘻哈哈的。

錯。沒有一張這一類的表格是絕對靠得住的；人體的機械是太複雜了。許多因素都應該顧到，如你的體型骨骼與肌肉組織，與各人的特點。

（四）一個男人祇要看看他愛人的母親，就可以知道他的愛人將來的身材是怎樣的。

對。保險公司對體重逾於常人的

人，不按普通標準予以保險。你在二十五歲時的正常體重，應該就是你此後一生中的重量。

（五）瘦人比胖子長壽。

錯。肥胖矮壯的人容易有心臟病，腎臟病，高血壓，和糖尿病。瘦長的人容易患肺癆，消化系病，便秘，和慢性傳染病。

（六）你的體型與你的健康很少關係。

（七）在公共磅稱上的身長，體重，年齡比較表，是你的重量的正確標準。

（八）優良的姿勢比好的身材更為重要。

（九）頭頂重物可以使姿勢優美。

（十）優美的姿態包含將胸部向前推，下頷縮進，肩膀向後。

（十一）懷孕破壞女人的身材。

錯。如果生了孩子以後，有充分的休息與適當的運動，身材是不會受影響的。許多電影女明星生了幾個孩子以後，還是一樣地年輕苗條。職業模特兒中有三分之一已經做了母親，攝影家宣稱她們還比以前更為可愛。



對白帶應有的認識

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
產婦科主治醫師 劉本立

白帶這個名詞，我想對讀者並不生疏吧？這是一種極普遍的現象，幾乎每一個女子在她一生的過程中，總有些經驗的。正因為它是這樣的普遍，所以許多人認為這是女子必有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有白帶的人檢查一下，有疾病的倒要佔極大多數，其中更有足致死亡的病症。其嚴重性不亞於吐血或霍亂。不過一般人對於吐血及霍亂的嚴重性，比較有認識，而對於白帶却多忽略。筆者曾問過許多病人患的是什麼病？她們常是這樣回答：『我沒有什麼病，只不過是白帶多些。』醫生却往往聽到這樣的回答的。因為這些病人，往往患的是極棘手的疾病。因為白帶這現象太普遍而又含有極嚴重的意義，所以特在這裏提出來談談。

白帶是婦女生殖器的一種分泌物，其色或白或略黃而有黏性。正常的女子間或有之，不過為量很少；操勞過度的時候，也許會多一點。不過多量的白帶，絕非正常，這是疾病的徵象，是疾病對人類的警告！

白帶的起因很多，這裏所提出的是最常見的三類：

(一) 子宮頸癌

癌是惡性瘤的一種，所謂惡性者，就是它容

易蔓延到其他器官，而迅速的致病者於死亡。癌生於子宮頸處，除了女子乳房之外，要比身體任何部分為多。如果讀者有機會去參觀一個婦科病室，當可見患子宮頸癌者比比皆是，比任何其他婦人疾病為多。這種病的第一個徵象，就是大量的白帶。這種白帶好似水或似膿，其味腥臭異常。這種白帶是從子宮頸來的，是因為癌細胞長在子宮頸處而引起的局部的腐爛。因為子宮頸沒有痛覺，所以這潰爛的作用，並不給病者以太多的痛苦。換一句話說，一般人認為女子必有的白帶，除了給與病者一些不方便外，病者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去看醫生。但是，如果此時不去治療，癌細胞就會很不客氣地繼續侵犯到其他器官，如膀胱，直腸，腹膜以及更遠的部分，並且極度的消耗病者的元氣。以後流血、疼痛、及極度的衰弱跟着就來，其痛苦實不可言喻。從疾病的起始到病者的死亡，需時只不過一二年而已。有人說，這種病生於年齡較長的人，年輕者可以不必介意，這個見解可說大致不錯。普通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病人最多，但例外的年輕病人並不是沒有。筆者曾見過兩個只有二十三歲的子宮頸癌患者，歐美雜誌且報告過更年輕的病人。

如果我們有適當的治療法，疾病原非太危險的事。不過關於子宮頸癌的治疗，到現在還沒有

找到滿意的的方法。現在所用的鐳和深部愛克司光，雖有少許的成就，但較理想的結果還相距太遠，而這少許的成就還要看病人是否能早日來治療。治療遲的，醫生只好很殘酷地為她們定下最後的判決。所以治療子宮頸癌的關鍵，在患者不能了解白帶的涵義，如果病者忽略了這疾病對她的警告，就是她放棄了痊愈的最好機會。治療得愈早，復原的機會也愈多。

(二) 子宮頸炎

女子患子宮頸炎的，為數極多。子宮頸炎唯一的症狀就是多白帶。這種白帶是黏性或膿性分泌，或有異味而不臭，偶爾會帶少量血液。其局部的變化為子宮頸表皮潰爛，以致白帶增加。因為此症的病理在子宮頸處，所以病者毫無疼痛，除了白帶與以少許不便外，好像沒有什麼嚴重性。但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多量的白帶可以引起陰唇附近的皮膚症；發炎的子宮頸可能阻止精蟲進入子宮而造成不育；也可能造成流產。不過最要緊的是它有變癌的可能性。癌的起因，到現在還不十分清楚，有人相信發炎處受到長期的刺激，可能變為癌。所以我們可以說：如要預防子宮頸癌，我們必須治療子宮頸發炎。

子宮頸炎的起因，主要的有三種：白濁性的發炎很多，不過還有很多是因為生產和施行陰道手術的關係。有白濁嫌疑當然要診治，但生產及施行陰道手術之後，並不能結束全部的事情，她們仍需檢查有沒有子宮頸發炎。

治療的方法很簡單，而結果亦極良好。輕性的發炎經過一個時期的局部灌洗及塗抹藥品後，

即可復原。較劇烈的發炎也只須局部電療一次，再加以局部灌洗，也能在短時期內痊愈。發炎消除後，白帶也自然沒有了。

(三) 陰 道 炎

陰道炎的起因，主要的有三種：(甲)白濁，(乙)鞭毛蟲，(丙)衰老。前兩種是細菌及寄生蟲的侵蝕而引起的發炎，後一種是因爲年高，內分泌系統失效的緣故。雖然起因有三，但症狀則一，大量的白帶是此症唯一的症狀，其量之大可如月經一樣，所以來求治的倒不乏人。如果用適當的方法來診斷，病源是不難找到的。如果診斷不錯，治療也不困難。白濁性及鞭毛蟲性的陰道炎，可用特效的化學製劑治療，衰老性的陰道炎則用女性賀爾蒙(卵胞素)治療，痊愈指日可待。

總括的講，白帶並不是健全女子應有的現象，它倒是疾病對於患者的一個警告。我國女子對於科學醫學有認識的尙少，更因傳統的害羞而避免討論此類問題，也許有怕治療的麻煩而不就醫的，以致延誤了治療的最好機會。其實除了子宮頸癌外，其他白帶症的治療並非難事；即或是子宮頸癌，如果病者一旦發覺異常的現象，即刻就醫治療，痊愈的機會也極多。所以我們對於白帶的態度，是千萬不要忽視它的意義，並且必須早期治療。

家讀者測驗答案：(一)丙；(二)乙；(三)甲；(四)丁；(五)丙；(六)乙；(七)乙；(八)甲；(九)丁；(十)丙。
(題目刊第二六面)



時下流行的兒童疾病

(二) 天 花

留德小兒科女醫師 蘇會祥
上海市立兒童醫院院長

近日報載上海已有五十多人患天花。這是做父母的人所應當特別注意的事情！

天花又名天然痘。小兒患者較成人爲多。但實際上，凡未種過牛痘，或久不種牛痘者，不論老幼，皆易受染。就是新生嬰孩，亦可能患天花。其傳染力極強。而且自發熱起，以至痂蓋脫落爲止，均有感染力。較麻疹猩紅熱等，尤易傳染。死亡率亦高。所以是一種最可怕的傳染病。但幸極易預防。

染得天花後，先經十天至十四天的潛伏期，才發出來。初起即發寒戰、高熱、頭痛、嘔吐、以至驚厥、譫妄等等。成人常於一二日後，發一種多形紅斑，先現於下腹、臀、股、及腋部。我們叫它做前驅疹。經一二日，疹子自退，病即開始。患天花的小孩及嬰兒，每無此前驅疹子。自起初發熱後，至第三四日，即在額、腕、面部、漸及於臂、軀幹，而至下肢，發生暗紅色的小斑。這種小斑數小時後即成丘疹。丘疹摸起來很堅實，保藏在皮內。第五六日起，才逐漸變爲疹。至第七八日，完全成爲疱疹了。第十日起，疱疹潰爛，漸變膿瘡。這時是化膿期，熱度又高起來，死亡最多發生在化膿期中。第十四日起，熱度漸降，膿痂漸收乾，終成痂蓋。再二三星期，痂蓋脫落，就成麻皮。其他出疹病均無疤痕，祇有天花極易成麻皮。即幸而不死者，亦遺

憾終身。天花預防極易。只要種牛痘。世人對於種牛痘，每多誤解，因此特分述於下：

甚麼時候該種第一次痘？——嬰兒出世，臍帶脫落後，就可以種痘。最遲三個月以前就應該種。若第一次種痘太遲，非但有傳染的危險，而且反應過大，危險亦多。我在維也納時，目視一個小孩，到六歲才第一次種痘(到處都有那種糊塗的父母)。結果那個小孩反應極大，發生一種腦膜炎一樣的病狀(即種痘後腦炎)。所以不論季節，第一次種痘，在臍帶脫落後，如無皮膚病或其他病症，愈早種愈好。

牛痘發與不發的分別——種了牛痘以後，普通人很注重發與不發。其實應該着重在藥水進去與否，而不該着重在表面的發成與否。表面的發成，不過告訴我們在種痘以前，體內對於天花的沒有免疫力。種而不發的，身體對於天花還有免疫力。若還有免疫力而強欲它發，亦不可能。反之，若無免疫力而苗漿不進去，種亦無效。所以疫苗必須新鮮。用時兩端多酒去一些，因爲兩端無用。刀勿太快，太快多出血，血多易使苗漿外衝。如手術得法，即不出血，苗漿僅能進去已够，不必種得太大。

包種痘包發可以嗎？——看上面所說，已很明瞭，包種包發是不可能的。有時因爲種痘時，皮膚與刀，消毒不够，或種痘後未曾包好，

致有醜陋的東西弄進去，而發生一種濃泡或紅腫，也很可能，不可以為是已過。因為種痘後皮膚破裂，有細菌侵入，而致生丹毒的，我也看見過。所以種痘過十分鐘後，一直至小兒痘蓋脫了之後，仍包紮數日，較為妥當。

種痘不限於小孩——有一位女太太，年青時很愛美。後來到四十多歲，忽患天花。所以患天花的實不侷限於小孩。我以為新生嬰孩最好連種二三年，以後一直至老，每三年必要種一次。在天花盛行的時候，再要臨時加種，這是有利無害的。不要以為年老而不必種，到了染得之後，悔恨莫及。

種痘與濕氣——濕氣是一種皮膚病，另有其發的原因。常有許多人說，『為什麼我的小孩種了痘，還要生濕氣？』或說，『因為生濕氣才種種牛痘。』這是完全不對的，要知牛痘只能預防天花，與預防濕氣和麻疹等病症，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有一件事，應當注意，而普通人不注意的，就是正在患任何皮膚病的小孩，暫時不宜種痘。以免痘苗波及他皮膚破爛處，因此引起全身種痘狀態，結果與患天花無異，非常危險。所以最好等皮膚病好後再種。在萬不得已必要種時，亦應擇離病皮膚較遠的地方種，但是要十分當心包紮。就是兄弟姊妹有皮膚病的，亦應該與種痘的人隔離，比較妥當。

皮下注射種痘法——此法在十二年前維也納小兒科教授諾斐瑪夏 (Prof. Knostal-macher) 發明的。當年我正在他管理的醫院內實習，目覩他施行手術的經過。將苗漿沖淡至若干倍後，注射於上臂部，此法專為患皮膚病的小孩

和為美觀而設計的，可以避免種痘後生痘疤。但據老教授說，用量宜準確，因為每年有不同的感應。太濃或太淡都不好。所以每年要先將疫苗在兔子身上試驗。

家讀者測驗

親愛的讀者，你看過第一第二期的『家』沒有？如果是看過的話，你該答得下列這些問題。但是不知道你看得够不够仔細。請你自己測驗一下，或者把這些問題去測驗你的至親好友，看他們的智力強不强，常識豐富不豐富。下列的問題，每答對一題算十分。答案列第二五面。請試試看你能得到幾分？要是你對『家』有甚麼意見，請不客氣地來信告訴我們，我們是無任歡迎的！

- (一) 情緒的好壞 大半是由於：(甲) 環境；(乙) 人生觀；(丙) 腺的活動；(丁) 運氣的好壞。
- (二) 羅斯福夫人以為要求國際間的真正和平，先該 (甲) 互相容忍；(乙) 明瞭別國國家，喜歡它們；(丙) 組織國際警察；(丁) 由強國分管世界。
- (三) 當孩子生了病，而且所患的並不是消化系疾病時，他們的 食物應該 (甲) 多吃易

一個國家人民的文化水準和智識程度的高下，可以從麻皮的多少，略見一斑。希望大家種痘，以預防可怕的天花！

- (甲) 十六小時；(乙) 十二小時；(丙) 二十小時；(丁) 二十四小時。
- (六) 如果丈夫有了外遇，妻子應該 (甲) 大吵大鬧，使他害怕；(乙) 研究改造自己，適應丈夫的需要；(丙) 立刻提出離婚；(丁) 祇要他肯繼續贍養，還是照以前一樣的過下去。
- (七) 關於孩子出痧子的常識，在以下四條中請選出正確的一條：(甲) 孩子出痧子，越早出越好；(乙) 出痧子可以吃燒得爛的蔬菜和橘子；(丙) 出痧子時，應將病室門窗緊閉，以免『失潮』；(丁) 出痧子不可揩面剪指甲。
- (八) 下面有四條

- (甲) 十六小時；(乙) 十二小時；(丙) 二十小時；(丁) 二十四小時。
- (六) 如果丈夫有了外遇，妻子應該 (甲) 大吵大鬧，使他害怕；(乙) 研究改造自己，適應丈夫的需要；(丙) 立刻提出離婚；(丁) 祇要他肯繼續贍養，還是照以前一樣的過下去。
- (七) 關於孩子出痧子的常識，在以下四條中請選出正確的一條：(甲) 孩子出痧子，越早出越好；(乙) 出痧子可以吃燒得爛的蔬菜和橘子；(丙) 出痧子時，應將病室門窗緊閉，以免『失潮』；(丁) 出痧子不可揩面剪指甲。
- (八) 下面有四條

- (九) 兒童學習良好飲食習慣的重要，是因為：(甲) 幼兒最容易學習；(乙) 節省大人的時間精神；(丙) 可以與成人同桌進餐；(丁) 這些好習慣有助於兒童的健康與幸福。
- (十) 克服懦怯的辦法有：(甲) 請你的朋友幫助你；(乙) 獲得一種宗教信仰；(丙) 做事總相信自己會成功的；(丁) 做事之前，先看有沒有失敗的可能，有失敗可能的，就不要做。



克克克口吃療法

紅十字會第一醫院 劉淪慈
神經科心理分析家

『口吃』，又名『結舌』，亦名『訥舌』，名異而實同，都是指言語蹇澀，訥訥難吐者而言。口吃因口吃方式的不同，大略分為兩種，其英文名一為『Stammering』，一為『Stuttering』。查字典的釋義，兩者大同小異，但在醫學上，依其病狀嚴格分別起來，則前者是指言語完全阻塞而言，後者是指言語重複，期期艾艾，如『您……請請……坐』，或『我念念念念……書』。我們在談話時，偶然口吃幾句，是很平常的事，用不到特別加以注意；但若是談話時不斷的三重四複，欲吐仍茹，甚至羞急交加，面紅耳赤，在大庭廣眾之中，為人所取笑，那麼便不能不設法加以補救了。

口吃多由心理及情緒方面先行發生變化而起，就中以『怕』與『怒』兩種為甚。其屬於『怕』者，如怕與陌生人交談，怕與上司對話，怕處於交際場合中，以及在說話之前，先有了要犯口吃的預感。因怕懼而致情緒緊張，繼而引起言語器官，包括舌、喉頭及顏面之肌肉神經的痙攣，以致口舌合作困難，運轉不靈，而發生口吃。所以口吃的發生，是先之以心理上的變化，繼之以生理方面的；易言之，情緒上的緊張是因，發音機關的發生障礙是果。

『怒』的發生的原因亦不一，如不願見某人，嫌惡某種女人之類。當他見到或遇到他所嫌惡的人或事物時，也會產生情緒上的緊張，繼而引起肌肉的痙攣，一如因怕懼而發生的情形。此外，如不能控制發言前預存的恐怕口吃的心理，亦可能因自羞而引起憤怒。還有，因口吃而產生的自卑心理，使他在交際場合中總是自覺『我不如人』，以及恐怕口吃被人卑視，譏笑，而生羞愧之感，因之戰戰兢兢，也增加了發言的困難。患口吃的人很多。在一九二七年，格利納

(Greene) 同威爾士(Wells)等作了一個調查，統計的結果，在那時美國已有四十萬名的患者，現在也許又有增加了。又根據脫雷維絲(Harris)在一九三三年對美國一般學生所作口吃的研究，他也發現患口吃者的數目，竟達他調查的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二之多。這個學生患口吃者的記錄，是頗為驚人的。至於我國人患口吃者究有多少，未經調查統計，不得而知，大概為數也很可觀的。

至於患者的多寡，在男女間有無差異，這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所以也有人加以調查。根據威司脫(West)在一九三一年所搜集若干患口吃的男女學生的統計，其比較都是女少於男。至於

理由何在，却因無科學上的研究，無從知悉。又個人智力的高下，據研究的結果，證明亦與口吃有關。患者并不像我們所想像的盡是低能者，而大多數却是具有普通智力的人。

口吃的原因，根據各專家的研究，其說不一。主張口吃是由於心理上發生問題而致的頗不乏人。一九三一年，弗來契爾(Fletcher)與阿克遜(Akerson)等，作了一個統計，研究凡是患口吃的人，是否都有心理上的失常。結果，果然證明患口吃的人大都具有心理病態。所以他們的結論，就主張『口吃』無非是一種心理病徵在生理上的表現。

由於各專家研究口吃的立場的不同，他們的持論也就各異。以心理分析學說作為論據者，亦大有人在。一九三一年，考來脫(Coriat)也做了許多研究，他的主張是以弗洛伊特所創說的人類性慾發展學說為根據。他們說，人類性慾的發展，在最初期是開始於口的，以後纔逐漸發展，至於成熟；嬰兒喜歡含物於口中，或喜歡將玩物用口咬壞等行為，都是最初期的性慾表現。所以他們說，患口吃的人，都是性慾發展發生阻礙，而停滯於嬰兒期，未達成熟，其心理作用乃是患者下意識的求取一種『口淫』的滿足。

生理方面，亦有許多引起口吃的原因。根據傑司脫門(Gerstmann)與希爾特(Schilder)一九二一年的調查與研究，知道口吃患者，大多是由先前所患腦炎病(Encephalitis)的遺毒所致。另有李爾傑倫(Liljeberg)則又查出鼻腔呼吸阻塞，也是口吃的一個生理上的原因。此外，亦有專家證明先天的不足，以及嬰兒時期體

質衰弱，也是生理方面引起口吃的原因。

遺傳的因素，也有調查與研究的文獻根據。

一九一四年麥肯 (Macken) 在一千個口吃患者中，查出其中的三十九位患者，都有患口吃的親戚。另有賓傑爾遜 (Byngulson) 在一九三一年亦作了同樣的研究，他也查出在一百六十二位口吃患者之中，也有百分之五十五是有患口吃的家屬。這遺傳的學理，據邁傑尼斯 (McGinnis) 說，是由於真正先天帶來的一種腦部遺傳的缺陷。另外一種是『近朱者赤』的看法，說是同患口吃的家屬常在一起，則易受感染而模仿；所以，後天的學習也可說是患口吃的一個原因。

還有人主張說，一個人在講話之先，必須在他們的腦中，對於所講出來的，先有一種幻想的意象，所以據白羅默爾 (Binnet) 研究的結果，說口吃乃是因思維時缺乏一種感覺想像的能力，因之，不能構形於心，也就不能言之於口了。

至於口吃的治療方法，第一是要保持情緒的穩定，祛除種種不良的心理，如在演講時，預先畏懼聽衆對你談吐、姿態所起的反應，怕在某場合有某某人的來臨等。最緊要的還是要養成『自信』的心理，因有了自信，始能大胆，在任何境遇中，從容不迫，泰然自處。因為對任何事如太看得嚴重，小題大做，是會引起精神及肉體上的緊張而致口吃的。總之，口吃如果是發源於自己心理上的缺陷，那麼你當運用理智的力量去糾正它，補救它；如果是因環境的不良，那麼便得設法消除環境所能引起你口吃的刺激。

生理方面的治療方法，則注重運動與練習。

其目的在使呼吸正常，在說話時與平時的呼吸速率相一致，疾徐適中；因為口吃發作的一刹那，總是起於呼吸短促，或是氣的上下不接。練習使呼吸正常的方法，據說是以游泳為最宜；因為游泳確能調節呼吸和肌肉的運動。在調整呼吸之外，在談話時，務必鬆弛全身肌肉，神經。態度方面，則須鎮定自若。

最後附加一點關於口吃治療經驗上的心得。口吃患者最好靜臥床上，放鬆全身肌肉，神經，摒除一切的顧慮，然後隨意講些天南地北的話，而始終保持一種自然鎮靜的態度；繼則閱讀書報，高聲朗誦。如能每天這樣做去，便會養成一種良好的心理習慣，嗣後在口吃的當兒，便可運用你對於心理上的把握而得心應口了。

還有一點，希望我們不口吃的人大發慈悲的，就是當我們看見別人吃時，切勿大驚小怪，加以取笑，或予特別注意。因為不注意他，便不致引起他的自覺。否則一經你的注意或訕笑而引起了他的自覺，他便要羞愧，情急，情緒一緊張，說話就不能隨心應口了。

治療口吃宜內外兼施，身體及器官方面的運動與練習施之於外，心理的分析與矯正施之於內，雙管齊下，才能達到澈底治療的目的。

不能生育的夫婦

婚後欲生小孩的夫婦，一百對中約有十五對沒有小孩。在沒有小孩的夫婦中，一百對約有五十二對是由於女方不能生育，三十三對是由於丈夫不能生育，另外十五對未能生育的原因尚未知悉。

不要亂下禁令 賈瑩

有些禁令對孩子們說是對的，如『不要在街上遊玩』，或是『不要玩火！』但是從這些少數正確的『不要』，父母們極容易每一句話都用上這兩個字。孩子們立刻會過着全部被禁止的生活。他們會偷偷地想種種方法，躲避所有的『不要』。

孩子們該在快樂中長成，愈使他們快樂愈好。因為做父母的人自己也同樣喜歡自由的生活。他們會摹仿你，因為你無論如何不能在他們觀察着的耳目前，藏起自己的真面目來。如果你有許多明顯的錯誤，而想使你的孩子不要犯同樣的錯誤，僅僅告誡他們：『不要這樣』，或者『你不能這樣做』，這是很可笑的。

表現你的本色。因為你是孩子們的偶像，所以一定要把禁令減至最少。不要對他們大聲叫喊——這只能使他們想反抗你。不要用謊話欺騙他們，也不要隨意作欺詐式的允諾——因為他們馬上會學你的樣。假使你騙你的孩子說，某種東西他不能要，這等於你自動的證明，他可以有這件東西。

最好的方法也很簡單，就是說實話。你的小孩白天不能跟你上辦公室，所以你離開之後，就沒有照顧他。你的最小的女孩，不能跟你上戲院，因為她在劇終之前，早已睡熟了。像她的年齡，亦僅能如此。

如果你真正想滿足孩子們的慾望，有時晚上可以對他們談談辦公室裏有趣的事情，或者你到戲院之後的第二天早上，告訴你的小女戲劇裏的情節。這樣就能使小小的孩子喜歡欣悅起來。更重要的，絕不要說最使他們痛苦的話——『不要煩我！』 (Jones & Mangun 原著)



繼母自白

Ruth Morley 原著
黃仁華 譯

歷代傳統的信念，都以為做繼父母的都是兇惡而無情。一個人，為什麼做了繼父或繼母，就應當是苛刻的呢？親生的母親，不是有時候也會兇惡，疏忽和無情的嗎？生父不是有時候也會愛，拒絕給孩子以應有的權利，並無理的責罰孩子嗎？親戚不是有時候也會把注意力集中於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將他們看管下的孤兒們置之不理嗎？

拜命的母親，有時候待他很兇惡而苛刻，有時候又溫柔而寵愛。同時，林肯的母親是富有了解，同情與母愛的。

我的朋友中，有一位大學教授，提起他的繼母說：『她待我們比我們待她還要好。』有一位醫生談起他的繼母說：『她的臉像我的母親，動作也像我的母親，在我們家中，她完全勝任母親的地位。』美國中西部有一位教士說，他的繼母是一位最崇拜他的人，並且他的繼母的稱讚，是他感到最有價值的。我知道有兩個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已成年的繼子和他的父親。另外一個男人對他的繼子和兩位繼女非常友愛。

有一位小女孩子聽她的小朋友說：『你不要多聽你的媽的話，她不過是一個繼母。』她們把繼母的意思解釋給她聽。這位繼母從小就像母親一樣的愛護她。現在她知道繼母的意義，這意義

變成一種毒素，從此以後，這女孩子的思想受很大影響。現在她已經長大成人，自己做了母親。她已成爲她的繼母最好的朋友。

因為要做我所愛的人的妻子，我只好做他的四個小孩的母親——最大的八歲，最小的還不到三歲。我的丈夫從來沒有對我的能力懷疑過，我也很有自信心。愛情就是這樣！

我們實在也有許多的困難，我的丈夫很窮，除掉他回家後幫我一些忙之外，全家大小各樣的事，都要我一個人負擔去做。我雖然沒有病，可是身體並不十分健康，沒有做慣粗重的工作。但那最小的像一個嬰孩，那八歲的哥哥也像小孩似的需要人替他穿衣服。在一個母親的生活中，再沒有比這個更煩悶的了。對於我，這簡直是一個大災難。

這些孩子們從母親死去後，就被送進育兒所，所以一點沒有責任心。我不敢讓他們單獨的在一間替他們預備好的房間裏，同時也沒有鄰居或朋友能來替我照應四個沒有管教的子。因此，我走一步他們都要跟一步。最初，領他們出去，實在是一個最沒有樂趣的苦痛，除非他們的父親一塊出去。我們兩個人無時不在機警中，恐怕有什麼意外發生。然而每次回到家裏之後，很少能避免爲孩子們的行爲和習慣而發生痛苦。

現在回想起來，我對那些早日的悲慘的事，可以一笑置之。我知道那八歲孩子拉屎在椅上的習慣，並不是不正常或壞，這是起初照顧他的人疏忽的結果。可是當時我認爲那是一種有意的頑皮或身體的軟弱。

另外一件事，我現在想起來覺得可笑，就是當一個孩子——所有的孩子都這樣做——不服從我們『不要這樣做』的命令時，他總是說，『我一定要這樣做。』而同時有意的不照我們的話去做。也許他們不是有意的不服從，而是要讓我們看他們能做成人以爲不應該做的事。結果，有時候他們會做出驚人的事蹟，有時候鬧出禍來，而且這習慣到底沒有完全改掉。

兒童時期的早幾年，是構成的時期。兒童們所已有的壞習慣，並不是繼父母的過失。他們應以嚴厲而批評的態度，以改正早年失教的缺陷。不然的話，讓孩子們繼續的將錯就錯下去，那是更糟糕的了。

那首次來拜訪的客人，看到我們那三歲的孩子討着客人帶來給我的東西。當我拒絕給他的時候，他立刻倒在地上大踢大叫。我立刻抱他到別房間裏去，放在地板上，然後慢慢的告訴他，如果他停止哭叫，才讓他出來。當他發現自己在一間房間裏，沒有旁人去理他的時候，他立刻停止哭叫。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而對於他早期的教導，我是沒有責任的。那位客人幾個月以後再來拜訪我，帶着很羨慕的口氣說：『這幾個孩子真是變得很乖，跟你起初領他們來的時候是多麼兩樣呀！』

現在看看我這十六歲中學生的孩子，我回想

起那些努力改正他錯處的年頭，實在是值得快慰的。我現在記得他到我跟前來求教導及愛護的種種，把他以前給我的一切煩惱與恥辱都忘記了。

我們那最小的孩子，現在已經十一歲了。他在孩子們中，是我最心愛的一個。當他起初來的時候，還是很小，所以和別的孩子比較起來，屬於我的成份較多。他並不知道有別的母親。雖然他有他的壞脾氣，他的心到底很信任地歸向我。

我的兩個女兒，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了。起初她倆比她們的兄弟們受人家的喜愛。可是那大的有許多不良的習慣。第一次，我試試看去改她的時候，她頓着腳大聲的嚷着：『我用不着你管，你並不是我的母親。』



發明家的黃金年齡

余範

西洋人有『生命始於四十』這樣一句格言，意思是說老當益壯，努力不懈，成功的最高峯往往在於人生的晚年。美國著名化學家密達格雷(Thomas Midgley)於最近去世前却獨創『生命終於四十』之說，他以為人一過了四十歲，創造活動的能力便大大衰退，因此他主張工作者應當提早退休，讓年青人來發揮其最高的效率，否則進步就會受到阻礙。

不過他並不是說四十歲以上的人沒有用處，用處當然仍舊很大，不過用處的性質不同，有許多種的工作就非用年青人來担任不可。『青年的特性是衝動與創造，老年的可貴不過是一些經驗，對於繼續不斷的進步，二者當然都需要。我

她的年紀實在太輕，她不明白我爲了得做她的母親，不知犧牲多少的青春和舒適。而她對我的領導，表現很固執的抵抗，使我們倆中間發生很大的困難。除非將來她結了婚做了母親，不然的話，恐怕我倆永不會做着我所願望的好朋友。因爲她早就存着我是她的繼母的偏見，所以到現在還是影響着她的態度。她情願客客氣氣的。她很需求情愛，可是她從不情願接受她的父親和我的批評和勸改。

她的妹妹是所有的孩子中最不惱人的一個。她需求寵愛，同時也把大量的愛給愛她的人。她很情願而努力地工作着。她清潔而整齊。可是，雖然她是男孩子和朋友们所最喜愛的，我覺

並不是說老年人不應當參加服務工作，不過老年人不應當僭居青年人的職責地位就是了。

密達格雷立論的根據是他的『重要發明表』，這是其集歷史上許多重要的發明，研究其發明時發明人的年齡。發明共八十五種，其中四十六種是在三十五歲以前發明，五十八種在四十歲以前發明。愛迪生在這表上有五種發明，其年齡是廿四，廿七，三十，三十二，及四十六歲。

密達格雷在三十三歲時發明他的著名汽油性能改善劑四乙烷鉛，這是現代一種極重要的發明，對這次聯合國空軍的勝利也有直接的貢獻。發明表上第一位是英國潘金爵士，十八歲時發明苯胺人造染料。第二是西門子，二十歲發明

得她並沒有大女孩子那麼的有吸引力，雖然她的姐姐有許多過失。她缺少其餘的孩子們的堅定的自立性。有時候我覺得她的好處是她的天性缺少一種抵抗力，進攻的力量不夠，而並不是有做好孩子的願望。

現在我的最小的孩子已十一歲，最大的已十六歲，我大部份的工作已完成了。

我覺得我已得到很好的報償了。雖然有許多困難與灰心的事，並且還有一個女兒沒有完全當我是她的母親看待，可是我感覺到我已完成一件有價值的事。我仍舊保持着我的丈夫的敬愛，而且那些對我做母親發生懷疑的親戚，現在已完全信任我了。

蒸汽機管制器。柏塞麥，二十一歲發明電鍍。馬可尼，廿一歲得第一次的無線電專利證。愛迪生，廿四歲發明股票計算機。霍惠(Howe)廿六歲發明縫紉機。忽脫南(Whitney)廿七歲發明棉紡機。瓦特，廿九歲，蒸汽機。培爾，廿九歲，電話機。茂根沙萊(Mergen thaler)三十歲，印刷機。諾貝爾，三十四歲，甘油炸藥。依斯曼，三十四，柯達攝影機。拉愛特兄弟發明飛機時爲三十四歲及三十八歲。富爾頓三十六歲時發明潛水艇，固特異於三十九歲發明硬化橡皮。

富爾頓四十二歲發明汽船，西門子四十四歲發明發電機，斯蒂文孫四十五歲試驗蒸汽汽車成功。模斯四十六歲發明電報。樂琴發明X光機在五十一歲。最後的一個發明是哈維(Harvey)的鍊鋼法，六十七歲。密達格雷的結論是：『論天才與表現力當取青年，如冷靜的計算以及固定計劃的執行則以老年爲宜。』

請讀：

全國聞名
歷久彌新
獨一無二的大日報

申報

服務最久

貢獻最大

銷行最廣

聲譽最著

所以

讀者最多

我們的通信網遍佈各地：消息完備

評論由權威作家們執筆：態度正大

我們取精編精印的制度：醒目省力



鼓勵兒童的好奇心

小味

晶晶，一個三歲的女孩子，很得意地找到了一件閃亮的玩意兒。她的母親却急急的跑去，把它搶了下來。「放下，剪刀會刺出晶晶的小眼睛。」

佩佩被那末多美麗的雜誌，書畫吸引了，好不容易爬上了書桌。「下來！」爸爸在後面叫住，「書都是給你撕破的！」

母親掃地的時候，拾到一片飛機的翅膀，氣得漲紅了臉，「小車的輪子還沒有修好，飛機又分了家。你還想再買玩具嗎？」這個判決使七歲的偉偉傷心得流淚。

如果嬰兒生下來就會說話，你一定不難聽見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這個世界太神奇了。」就是他們自己的手指、耳朵、足趾……都是古怪的東西。自然的，孩子們是充滿了好奇心。他們隨着身體智力的發育和生長，來啓發這個世界。他們的法子，不外乎嚐，玩弄，拆毀。直到能說話的時候，他們就發問。

兒童們第一想要曉得的，是東西是做什麼用的。慢慢的到了學齡時期，他們又喜歡知道東西從那裏來，怎樣做成的。許多的日常用物，兒童都想要曉得它們的構造。譬如電燈吧，就是他們的一個謎。他們也好奇，餅乾是從那裏來的，棉花是什麼做的，無線電裏的小人是什麼樣的。如

果父母或是管理人不肯告訴他們這些知識，他們就自己造出各種古怪的想頭來。譬如說，螺旋是螺絲變成的。聰明的父母，在兒童表示一種興趣的時候，就把關於這一切的事實，簡單的告訴他們。無意中，亦使兒童尊敬他們的父母。

雖然兒童抓抓拉拉，是為的好奇心，有孩子的地方，我們是應該將有危險的東西收藏起來，或是放在他拿不到的地方的。晶晶已經找到了剪刀，就在你的監視下，讓他看個明白，然後鎮靜的告訴她說：「剪刀不是玩具，是媽媽給晶晶剪小衣服用的。」一邊你替晶晶換一個洋娃娃，同時把剪刀收起來。小孩子撕書本，是一件很普通的動作。往往因為他們不熟練的肌肉在活動，偶爾撕下了一角紙，於是撕裂，和撕裂的聲音，使他們好奇，而且覺得愉快。佩佩的爸爸應該抱他坐下，拿一本書翻給他看，「書是這樣一頁一頁翻來看的。不過這本是爸爸的書，給爸爸看。佩佩看自己的大紅書。」你就另外給他孩子的圖畫本，或是舊的書報。一隻陳設用的古董花瓶，琪琪總想看個究竟。你既不能因之收藏起來，就該取下來，幫他拿着，讓他摸摸看看，稱了他的心，再告訴他，這東西應該放回架子上，讓大家都看得見。於是你就換給他那個他心愛的小卡車。玩具是兒童最初的課本，凡是可以使用，而

能拼在一塊而又可分開的，可以嚐的，或者有響聲的東西，不但給兒童一種樂趣，同時也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偉偉取下了小車的輪子，又把剛買來的飛機拆了，偉偉的媽媽認為這是一種破壞的行爲。其實他是在尋求他要曉得的東西。（亦有兒童故意的拆毀，那又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媽媽或爸爸能費一點時候，與偉偉一起把輪子裝上，這對偉偉就是一件偉大的事蹟。假若飛機翅膀是不能裝修的，那末應該告訴他，「這樣的東西是不可拆的，現在偉偉就不能再玩飛機了。」

為兒童選擇玩具，是一件煞費心思的事。不必挑價值昂貴的，但是必須合適他們的年齡和使用的能力。其實許多日用品，如有套子的筆、罐子、蓋子、小板凳、瓶子，都是兩歲以下的兒童極好的玩具。這些東西，不一定華麗可觀，但是對孩子們却是了不起的。

假如你的孩子叨叨的發問，你就應該慶幸。祇有智力薄弱的孩子，才對他的環境不感興趣。普通一個兩歲的孩子，每天約可以發六十個左右的問題，然而一個年齡相同的，但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孩子，一天就問不到十個問題。孩子善於發問與否，一部份亦在乎父母的鼓勵或是抑制。我們往往看見西洋孩子比中國孩子多說多問。原因是他們的父母，注意兒童的問題，知道這是灌輸兒童正確知識的好機會。但是在中國，多少的父母以為與孩子談話是不適當的，甚至覺得厭煩。要記得兒童的問題有時候很簡單，有時候亦很奇特。當你為難的時候，千萬不要拿「你懂得什麼。」「我很忙。」或是「別問我。」這類的話來掩飾了。這樣他們不但不得不着答案而失望，而

且對你亦失去了信任。所以最好你就誠實的回答他們，『這個問題倒很有意思，可惜我亦不明白，讓我們去問別的人，或是查考什麼書。』

兒童到相當的年齡，能夠看書的時候，可以給他們一些關於兒童常識的書本，當做參考。讓他們一部份自動的來尋搜答案。兒童的嗜好，往往是好心的表示，加以正當的指導，這些嗜好就是增進他們知識和自信心極大的幫助。把幾個有一樣嗜好的兒童放在一起，互相尋索是很有意思的。

愚笨的兒童，好奇心小，而且容易滿足。聰明的孩子，好奇心大。如果你加以鼓勵，他一生都可以因好奇而尋求事實的。一天，美國羅斯福總統去訪問九十二歲的大理院長霍爾姆斯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發現這位老人家還在念一本拍拉圖著的『思想的改進』。可見好奇心的生長是無止境的。

我們曉得居禮夫人的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當他不能回答他女兒的問題的時候，就鼓勵她去查考書本，因而更增進了她的好奇心。後來她對澀青鑽的特性發生興趣，專心研究。經十多年勤勉的工作，終於被她發明了鐳。這不能不說是她父親自幼對她好奇心鼓勵的一種功勞。

聰明的父母，注意你的孩子的興趣，鼓勵他們的好奇心，也許他就是幾年後的愛迪生呢。

家雜誌徵文題目

- (一) 我怎樣解決我的家庭問題
- (二) 處理兒童問題的秘訣
- (三) 我的家庭
- (四) 自由題



花園錦簇 周錚

我在和每一個人所抱的同一態度下，開闢了我的花園。我需要各種名花異卉，於是我把屋後的一方空地，耕鋤成一畦畦向陽的花圃，更從購買花卉的目錄簿上，選擇些我所傾意的花種。不論它是一年生的，二年生的，或是多年生的，都要栽種一些。像粗短的百日菊 (Zinnia)，蔓延的豌豆花 (Sweet Pea)，和其他

黃的，混種在同一個花園中，相互掩映，彼此襯托。無庸懷疑的，在我後庭的花圃中，一片錦繡的景色，熱烈地展開在光天化日之下。

每當寒冬來臨的時季，園圃瞧上去好似一片新開墾的墳地。我覺得這一定是管理欠佳，幸而遇見了一位園藝研究會中的朋友，承他指出其中的弊端來。『你必須有一個計劃。』他告訴我：

『不要時常在園地上走動，並且應該在這裏掘一畦苗圃，種些百日菊，另外在那裏栽些萬壽菊 (Marigold)，寧可分種成兩大堆，或種在園地的外圍，這樣可以防止別人到裏邊去踐踏，中間便能保持潔淨。你更不宜把傢具放在園地上；如能做到這幾點，那決無困難了。這全在你不能

能做到！』

有好多園藝家會這樣說過：花園中最值得研究的問題，是關於色彩的一方面，不論園地的大小，是同樣重要的。

色彩的影響

藍：讓我們把花的色彩思考一下，藍色能延長距離，和加深其間的影像，假使你的花園嫌太小，而希望寬暢一些，不致發生過擠的感覺，那麼藍色的花卉確有這樣的作用。可以在花園遠遠的邊際，栽些藍色的花卉。不過，在一色的花園中，是不大適宜的。在素淡的色彩中，如和雪白，粉紅以及鮮紅的色彩來對照一下，似乎會產生一種悅目的感覺。

黃：要縮小花園的視線，而集中在某一點上，那要讓黃色來表演了。特別在遠遠的盡頭處，栽了些黃色的花卉，可使廣大的一片，似乎移近在你的面前。

紅：我以為花園裏有些奪目的紅色，猶如字句中有了驚嘆符號 (!) 一般的具有顯明的效果，更能使其他的色彩為之失色。紅色最好應用作兩區劃分的標記，或花園的入口處，或出口的前沿邊，使人一目了然。如紅花種在房屋的前面，或栽在一堆矮小的常綠灌木之前，就形成了一幅最艷麗的圖畫。

生動美麗的深紅色花，混在其他的花卉中，雖不十分的調和，但在河畔的花堆裏，混雜些高點的，那些花朵便挺出在花堆之上。河面如鏡一般的明亮，就能反映出它的美艷，那畫面真是絢麗極了。

白：在相互競秀的花叢中，白色好似個恬淡的和平使者，純潔得使人安定，尤其是整天在工伴繁忙中的人們，要是在他們的花園中種些白色的花卉，在清晨和傍晚的時候，欣賞一下，能心曠神怡，悠然自得，可以增進不少的快感。

綠：綠是自然界的中立者，即使在不相調和的色彩中，而把綠色點綴其間，能把它們相互調和起來。

色彩勻和的種類

(一)類似的勻和——要達到花園中色彩的勻和，恰和插花的技巧相仿。初看時，花色類似的勻和，似乎是很容易着手的。舉一個例子來說：把黃色的百日菊作背景，火紅的金魚草栽在中央，四周是深黃色的萬壽菊；或淡紫色的吊鐘花作背景，深紫色的紫燕草在中間，紫色的美女櫻栽在邊緣，便成了類似的勻和，因為黃色、火紅色和深黃色，都屬同類的色彩，構成了類似的勻和。

(二)對比的勻和——有人喜歡把各種色彩彙集在一起，使你目不暇接，一時看個不了，觸目都是明顯的花色，只覺得眼前一片花，分不出其中的色彩來。最理想的對比式園沿，是紫色的百日菊和白色的雛菊，藍色的矢車菊和紅色的虞美人，橘色的鬱金香和紫色的三色堇，完成了奪

目的園沿。

花卉的性 格

花卉也和我們人類一般，有它們各式各樣有趣的性格。把你所栽植的每一種花卉，灌木和喬木，來分析一下，你就可以知道怎樣去選擇色彩勻和的花卉來栽種了。

我們大都不大喜歡美人蕉，這是因為還不明瞭適當的栽法，它們通常如牲畜一般的，被關閉在窒息的小苗林中，當然不會欣欣向榮了；假如把它們五株一起永遠栽在苗圃中，或把它們一羣種在溫牀的前面，那麼它們的美麗，便能顯著地映入眼簾中。

形式——形式和構造，可以表明花卉的性 格。從形式上，我以為細長形的花朵，是花園中很重要的花卉，闊大形的也很需要，如百日菊、薔薇等，這都是很普通的花卉。花的第三種形式，叫密叢形。凡是花園的理想邊緣，多採取闊大形的花卉，再種些成羣的細長形花，如葛蘭，草本威靈仙，飛燕草，再把唐松草或匙葉草，偶一點綴其中，真像照相中的美景一樣，不過不宜應用得太多。

構造——從構造上，可以明瞭植物的性質，花和葉的實質——是輕薄的，還是粗糙的，或色調暗淡的。如蜀葵有強壯和優良的性質，它助花闊大，莖細長，葉粗糙，所以它是一種優秀的觀賞花卉，因此把它種在密叢中，就能挺出一叢之上；或栽在花園的甬道兩旁，能引導遊人進入古老的庭園中去；或成羣的種在舊式住宅的門前，那又很壯嚴地獨立着，猶如一對石獅子把守

着大門，自然能增進一股華貴的氣派。

萬尾草生長得很優美，從它具有劍狀的尖葉一點上，便可斷定它宜乎種在圖案形的花壇中，或不規則的甬道邊。

牡丹花形式上很富麗，性質上也極華美，它是宜乎和長形而花呈穗狀的飛燕草結為鄰居的。

矢車菊、風信子、翠菊、千年紅和金稈花，都是有粗強的性質，更愛好搖蕩的，所以宜種在山野自然式的花園中。

三色堇、毋忘儂草、飛燕草、波斯菊、金魚草和薔薇，宜在圖案式或半圖案式的花園裏栽植。最適宜栽在狹小的面積中，更宜和白色方格的圍籬或灌木叢混栽在一起。

矮牽牛、花烟草、金蓮花和草本夾竹桃，生長最茂盛，花也很繁密，所以在老式庭園中，最是得當。如能明白這許多，那可擔保你的庭園一定會花園錦簇的了。

家教一得

劉思森

有的時候我叫我的小兒子做一點小差使，他總是說『我忙得很！』我後來才想出來，原來他有的時候叫我講故事給他聽，我也是這樣回答他的。以後我就決心不這樣回答他了。每當他要我替他做甚麼事的時候，我總是儘量幫助他。不能立刻幫他做他的時候，我也一定好好地向他解釋，不再說『我忙得很！』了。自從我改變了態度以後，他的態度也改變了。他總是替我做我要他做的小差使，不再向我說『我忙得很！』了。可見有時候錯處是在父母方面的。

在盟軍市場做售貨女郎

左君

前天父親對我說，本來約我去寫英文商業信件和打字的專做出口生意的T E行，因鑒於政府對各國間的貨幣匯兌比值，目前未至公布時期，預備暫緩裝運貨物出口，所以寫商業信件的人一時也不需要了，不過T E行在Y路X路口青年團主辦的專為盟軍服務的D T市場中，弄到了一隻櫃台。他們預備先在那兒做一點生意，出清一點太平洋戰爭前積下來的陳貨。櫃台上要一個能說英語的女郎去應付顧客，問我可願意先上那兒做做。起先，我聽了這話，心裏很不高興。一個算是受過相當教育的智識青年，去做一個一向被社會人士歧視為『花瓶』的售貨女郎，這豈非給好事的親友們一個太好的議論題材嗎？父親看出我不樂意的神色，知道我腦中轉着這種思想，連忙告訴我：『那裏除了裏面的辦事人員和英美軍人以外，別人是一概不許進去的。我想這倒是一個很好的練習英語的機會呢！』父親希望我去做，為的是可以補助一點拮据的家用，這意思我是懂得。我略經考慮之後，心想也罷！為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也顧不到一層空面子了。而且能知道一點英美兵士們的情形也是好的。在似乎是利多弊少的較量之後，我答應了去做售貨女郎。

今天是我做售貨女郎的第一天，沒到九點鐘，就把一切都預備好了。再把昨日從D T市場事務部領來的紅底白字的徽章佩上，也儼然是一個D T市場裏的辦事員了。

我跟着經理入那個特殊的辦公處。走到Y路X路的轉角，一路上儘是些正在招攬外國人生意的小販子，牆角上也都擺滿着小攤頭，上面陳列着木製的小牛，小馬，小黃包車，雕着龍的小木盒子，二十年前老爺太太人手的白銅水烟壺，絲織的中國名勝景色，繡龍的大小方塊絲巾……一部吉普車開到了，兩個十二三歲衣衫不整的中國男孩，拔脚跑上去，手裏舉起鳥籠子，口中大聲地『哈囉喬！瑞脫，凡類固特！瑞脫，凡類固特！』(Hello! Joe, that very good) 喊個不休。四五個面皮不老的十八九歲大姑娘，專在從J M大樓出來的洋人面前兜攬她們手裏的英文報，口中說着中國調子的英文報名『香海泰晤士、香海赫利特。』

我們的目的地也就在離J M大樓僅七八個門面的一所灰色高房子裏。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已經有許多店主人在忙着整理擺設他們的貨物了。這兒是一間很高大明亮的大室，沿着屋子東南西北的壁，各是一長排櫃台，相互圍成了一個長方形。而這中央的長方空地，又被另外四排東西行的櫃台佔據着。那所剩的每兩排櫃台之間，四尺五尺距離的地方，則是顧客們踴躍觀覽之處。

這兒所陳列的貨物，十之八九是中國的出口貨與土產。蘇繡的袍服、烟台繡花檯毯，在這兒被尊為上品。福建漆的花瓶、香煙盤等精緻家用具，福建木製的小菩薩、小動物、龍船、黃包車等小玩藝兒，溫州的石刻人物、江西瓷器、宜興陶器、汕頭麻紗手帕、北平人造首飾、美麗的瑪瑙翡翠飾物、本地的雕龍樟木翠盒、銅製的水烟壺、寶塔、寶劍、廟鐘、掛盆等，蔚為洋洋大觀。中國人吃飯的筷子，在這兒居然如珍玩似地被陳列了起來。聖誕節近了，又是鴛鴦片風行的時候，聰明的商人想出了手繪的中國山水，花鳥，美女圖的聖誕卡片，泥人無錫大阿福在這兒也被人另眼看待，哈喇菩薩更是在玻璃櫃子裏笑個不停，龍王老爺被請進了每一襲長衣，短衣，外衣，內衣，甚至於連圍巾手帕等小物件上，也停留着它老人家的尊容。一向被中國人看作人生三大幸福的福祿壽，也被繡進了圍巾，手帕上。蓋人同此心，外國人也必定日夜在期望着這人生三大幸福的，聰明的中國人想。清朝官廷裏的龍鳳繡花袍服、與大紅大綠的唱戲衣裳，被高高地掛起來，代表着咱們中國的一部份文物。總之，一切的一切在表現着中國商人的聰明、善謀、懂得外國人的心理。

我的辦公處是第X號櫃台，是靠北牆近門的一個。櫃台上陳列的都是蘇繡，滬繡的外國式的各式男女裏衣、外套、睡衣、長袍、和服、女人的晨衣、夜服、宴會服、家庭便衣、男人的吸煙外套、孩子的外衣、睡衣、中國式的繡花睡衣、長袍……真可說是集服裝的大成。而繡花的種類則有刻絲花，抽絲花、繡花、拋花、切花、來司繡花、十字繡花……也够得上說一聲名符其實的花樣萬千。至於那衣料的種類，則更是多得不勝枚舉。什麼真絲、人造絲、交織、古香緞、織錦緞、花緞、喬其紗、花派力司、華絨葛、光

明緞、人緞，生意來了，兩個美國兵在翻看我們櫃台上的絲圍巾。我連忙迎上去，用着我昨晚想好的第一句招呼顧客的話，「我能够爲您做甚麼呢？」我知道在英美等國店員與顧客之間，是絕對忌諱說：「你要買什麼東西？」「你要什麼？」等中國店員慣常對顧客所用的那些不耐煩的對付語的。「喔！沒有什麼，我就這麼看看，少謝你！」這兩個美國兵剛走，那邊又來了顧客。「噯！喬恩，我找着了好東西了！」一個美國水手在招呼站在另一個櫃台前拿着水烟筒吸得起勁的同伴，叫他過來看他找着的繡花圍巾。「對了，」我忙迎上去說：「這是純絲做成的呢！」「真的！——這上面說些什麼？」他指着圍巾上藍絲線繡成的「福」字說。「它說「好的福氣！」我們還有許多美麗的花樣呢！您瞧，這兒是一條說着「活到大的年紀」，這條上說着「做高官發大財！」我指着兩條繡着「壽」與「祿」的圍巾說。「噫噫，我知道了！這是「好的福氣」，這是「長的生命」……這是「有錢」——是的，我要一條「好福氣」，「長壽」——不要！活得太久沒好處……「有錢」！不要不要！我是一個窮光蛋！」他一邊揀，一邊發表他的意見。「是的是的，這兒是一條非常好的！」當我翻到了上面繡着「喜」字的一條時，忙對他說：「這上面說着「永遠是開心！」您瞧，這兒不是兩隻張得很大的嘴在笑嗎？」我指着「喜」字中間的兩個口字，用哄小孩子的語調對他解說着：「那是一個好的想頭！讓我一條！讓我一條！快、快！」他好像發現了寶貝一般的快活，哈哈哈哈縱聲地笑着。「您不要那條「長壽」了？」

我一邊包紮他揀好的繡着「福」「喜」的兩條圍巾，一邊對他說：「您知道這對於老年人是很好的呢！在我們中國人送老年人的生日禮物上，總有這個字的。啊呀！我想這對您親愛的媽媽將是一個太好的聖誕禮物了！」因了他們的直率，坦白，好說話，使得我這個從未涉足商業市場的人，也居然靈活起來了。「好的，給我一條！」他被我說動了。當我們收了他的錢說着「謝謝」「請再光顧」的話時，那邊來了我們的第三批顧客。這是兩個二十幾歲的矮胖身材的水手，各人的小錢袋裏，插着剛買來的烏木筷子。他們東張西望，好像在尋找什麼。當他們走近我們的櫃台的時候，我照例用我那句「我能够爲您做些什麼呢？」的開場白迎了上去。其中一個有着紅頭髮的水手回答我。「我也不知道。」「您這兒有些什麼寶貨呢？」「我們有——女人的睡衣，晨衣，外套；男人的長袍，吸煙馬褂；——孩子的睡衣——」我一邊指一邊說着，「噯！鮑勃，我想我該買一點東西給我的小動物們。」他好像得到了一個提醒似的，「當然，當然，而且也應該買一點送給我的小動物。」那個叫鮑勃的水手話還沒說完，給他的另外一個瘦長個子的同伴拖走了。「是的，我們正有着些很可愛的兒童衣服呢！」我的經理忙湊合着他的意思說，一面從櫃台裏拿出了有着大小尺寸，花樣不一的各色兒童睡衣讓他揀。「是什麼尺寸您希望要的呢？」當他東翻西看，不知拿那件好的時候，我們問他。「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爲我已經有三年沒有看見他們了。」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張兩個正在地上堆沙土玩的肥胖美國嬰孩的照片。

「您瞧，這就是兩個小動物，在三年前拍的照片。那時候一個是十二個月，一個是兩歲半。照這張照片上的樣子看起來，你們想像他們現在可能有多高大呢？」他把我們看成了萬能博士。要我們從三年前那天在生長着的嬰兒的相片上推想三年後他們的長短，胖瘦！「當然，當然，我們一定可以給您找一個合他身材的尺寸的。」爲了要做成這筆買賣，爲了這是一個加強他們對我們的信心的好機會，我們用誇大的口氣安慰他說。結果，我們給他揀了兩件四五歲美國孩子穿了稍嫌寬大的尺寸，一邊告訴他說：「孩子的衣服寧願揀得大一點，因爲他們天天在長大。假使今年穿太大，可以讓他們明年穿」。他倒很同意我們的見解。這的確是一個又和氣，又有趣的顧客。在包紮他揀的貨物時，我們跟他攀談了起來，「您不買一點聖誕禮物送給您的太太嗎？」我們問他。「有了，有了，您瞧，這兒！」他得意地拍拍他口袋裏的紙包。「您會使用中國筷子嗎？」我指着他那雙觸出錢袋有半尺多高快碰着鼻子的烏木筷子說。「當然，我能够的！」他連忙取下筷子，顯本事給我們看。「你們瞧着！」他對我們說：「這只手指朝裏彎，這只揀住這兒——」真像中國孩子學拿毛筆的手勢！

在數分鐘的跟他交談後，我們跟他熟悉了起來。以後，每當他走過我們的櫃台時，總是跟我們打招呼，問問我們可添了些什麼新貨色。居然成了我們的好朋友和老主顧了。

在我數天和美國兵士們的周旋中，同樣的例子確不少。怪不得美國人那麼容易跟人家認識，相熟。因爲他們天真，坦白，無顧忌。這些

特點真是交朋友不可缺的條件。

這兒唯一的特色，就是店主與顧客之間所持的客氣態度。我們真好像走進了君子國。譬如：我們每次包紮好貨物交給他們的時候，他們總說『謝謝！』而我們接他們的錢的時候，也必定說『謝謝！』當他們離去的時候，我們又說：『希望下次再光顧，永遠是歡迎！』有的時候他們揀了半天不能揀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或者揀到了東西而嫌價錢太貴不要買了，這時候常把桌子攪得很亂。可是我們非但不帶半點抱怨的神色，而且還對他們說：『我們很抱歉，希望下次來時我們能有你所要的東西了。』我想，假使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中國店主與顧客之間，那顧客是很可能被賜以白眼的。

有許多時候，他們看中了一件衣服料子的式樣，但不喜歡那料子或顏色。這時候假使我們棧房裏有他想要的貨色，我們必定會對他說：『您願意不願意明天再勞駕一趟？我們一定能給您帶來您想要的東西』。這樣說後，往往第二天他們果真會在約定的時候來到。他們的重於諾言，真使人佩服。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一個年約三十多歲名叫海利的美國隨軍記者。他因為看中了我們的一件古香綉婦人長服，但嫌那顏色太嫩淡，因為是買給他年老的母親穿的。我們約他第二天來，給他帶來些顏色暗藏點的。那知第二天雖得到了他喜歡的顏色，但那件衣服的尺寸太小了，仍不適於他母親穿。『小姐！你們確實不能找到這種顏色的，尺寸大一點的嗎？』他連着問了我們幾次。我們看見他如此喜歡，就答應給他想法子放大。他聽了這個消息，真是又快活又感激。

說假使能為他改成他所要的尺寸，必設法報答我們。第二天，當我們把他的理想的衣服交給他時，他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一本備忘錄似的小冊子，叫我們把地址名字告訴他，說是要從美國寄一樣禮物給我們，以答謝我們對他的厚意。『小姐，請你告訴我你們所喜歡的東西好嗎？』這同樣的問句，他竟問了我有四次之多。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不該接受他——一個多受了一點我們應盡的義務的顧客——的禮物。不過他熱忱懇切的態度，已經是我們最好的精神上的報酬了。

不知不覺地在D T市場中做售貨女郎已經有十多天了。記得初去的時候，心裏曾為之忐忑不安過。因為從平時耳聞所得的關於商業市場中的一切，似乎除了不忠實的欺飾誇大之外，別無更好的賺錢法門了。可是到了D T市場以後，我却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過。我並沒有覺得自己是置身在一個人們所說的到處靡爛的商業市場中。我只覺得自己是置身在一個交情洋溢的娛樂場中，整日和一些坦白，率直，和藹可親的朋友說笑，和他們玩着如孩子們嬉戲式的買賣，是那麼地輕鬆，有趣帶有稚氣！我更沒有覺得我是一個應該以說謊來推銷老關貨物的售貨女郎。我只覺得自己是一個被他們信任着的忠實朋友，我想這大概是基於『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理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結婚的美國男女，約達九百萬對之多。比平時約增加百分之十七。

探望新生嬰孩誠條

沈冰燕

當你親友的新生嬰孩出世的時候，你如果去探望他，請你注意下面幾點：

- (一) 要預先約好時間，使產婦有安排時間的機會。
- (二) 不要作長時間的訪問，因產婦需要休息和療養。時間太長會使她感覺心煩。
- (三) 不要喋喋不休使精神不濟的產婦討厭。更忌大聲呼叫，以免吵醒嬰孩。不要絮絮訴說自己的痛苦，更不要說引起產婦精神不安或帶刺激性的話。最好說些叫大家開心的事情。
- (四) 不要自動亂幫忙。如要幫忙，須先得嬰孩的母親的同意。
- (五) 嬰孩睡着的時候多，不要隨便抱他，如要抱他，須先徵求他母親同意。
- (六) 不要吻嬰孩的嘴。輕輕地吻兩頰和手是可以的。
- (七) 千萬不要把吃的東西塞進嬰孩嘴裏。要把東西給嬰孩吃，非先徵求嬰孩的母親的同意不可。
- (八) 在嬰孩的面前，你還是一個陌生人，所以不要隨便作驚嚇嬰孩的舉動，以免大家不歡。
- (九) 如果送東西給嬰孩，不要直接把東西交到嬰孩的手裏去。最好的禮貌是交給嬰孩的母親。



聾女自述

黃寶蓉

我是父親晚年唯一的愛女（那時他已有五十九歲了），第五位太太的母親初胎的女孩子。

在我的前頭，已有四個姐姐（五姐是四姆收養的女兒，不在內），哥哥只有二個——四哥與五哥，（還有七個哥哥是由大，四，二位姆媽分手收養或過嗣而來的，也不在內）。照理，父親對於母親又替他多生一個女兒，應感到十二分的不快而遷怒到我這一條小生命上面，然而事情出人意料之外，我並沒有陷入不幸的境界，因為父親雖是一個快要六十的老人，但他的頭腦還算沒有含着重男輕女的封建頑固的思想，對女孩有偏愛之癖，尤其是我，有細軟而天然捲曲的黑髮，大得有趣的眼睛，圓滾滾發着光的『小黑炭』，更是愛似掌珠。漸長，寵情有增無減。那時期全家都住在故鄉鼓浪嶼，父親與我們（包括新添的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內弟妹各一是一姆媽生的）都分屋住，（共三幢屋），父親住在中間，我和母親等住在南樓，不過晚上母親和住在北樓的六姆要輪流去看顧父親。因為他年紀大，身體又不好，要人作伴，我也常去的，即使不去，父親也常會命令男僕來背我去玩。所以那時候我與父親，差不多吃則同桌，睡則同牀，出則同轎。總之，父親對待我太親切了。幼年時代的世界，在我只有笑

嘻嘻，沒有哭，沒有痛苦。我覺得我是太幸福了！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福禍。我生了一場大病。我的一條小生命，幾乎要被它送掉。

七歲時，陰曆三月十三日太道公佛祖出廟巡行全市時，我跟重伴偷偷地跑去。回家後，看廚娘煮麵給客人吃，客人不要吃，廚娘疼我，就一古腦兒給我吃了二碗。到了當夜，竟狼狽的吐滿一地，母親以為我胃口小，一定是不消化，去請中醫。但醫生看戲去了，叫人去戲院找，也找不到。只得改請西醫林某。他也說是不消化，就給我消化藥粉吃。可是到了午夜，熱度升得很高，母親不放心，又把林醫生請來，他再檢查一下全身後說：『外面正流行腦膜炎，或許她已被傳染了。』母親爲了安全起見，又請來一位李醫生，他也同意林醫生的話。這一下可把母親着慌了，因父親正在上海經商，她不知如何是好。祇好請醫生想辦法救治。醫生先在我背部抽了四小玻璃管白色液質，這時我早已人事不省了，什麼都不知道，腦袋裏是一片空白，身子像浮飄在雲霄中，生命像已與我隔離，頭兩天我像斷了氣的童屍似的直挺在床上，不但動不了，並且沒有些許聲音發出，在第三天，我叫

出了低低的音。這時母親已請來二位看護，輪流看顧。她會爲了愛女心切，老遠趕來到泉州佛堂求佛保佑，坐車坐船，險些小產。那時她正懷孕小弟三個月。在床上一個多月，我的眼睛和耳朵都失去了能力，眼前是一團烏黑，耳邊是死寂的靜寂，口中只會慘叫『媽媽媽媽』，一幕血淚交集的慘劇，使母親心酸不堪，成天祇緊握我的手兒。總算我命不該絕，從死亡邊境被救回來了。二個月以後才離床。記得初次和五彩花石地板接觸時，我的雙腳還軟弱無力得難以移動。但是我不灰心，一次二次……我終於能自由的走動了。那時我是十分高興的，和初學會走路的幼童的心情一樣。病後雖成了個野子，但憔悴眼睛倒沒有瞎，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之大幸』。

父親回鼓後，才知道我已殘廢。蹣跚嘆惜起來，愛憐地說：『多麼可憐的孩子，這一場病就奪去了你的身福，使你抱恨終身。不過能留下一條生命，還算值得，不要傷心，也不要難過』。

事後，父親爲了殘廢事關我的一生前途極大，不忍使我絕望，就帶我到全中國最發達最享名的大都市上海來覓名醫求治。一個醫生給我坐在一隻和拔牙時坐的極相似的椅子上，引動了機器，椅子就圓圓的旋轉起來。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個新奇的玩藝兒——四周的東西，不論物或人，都跟着我飛也似的圓圓轉。我只有好奇的拍手叫好。停止時，母親問我頭痛嗎？我回說沒有，反而吵着要再轉。結果被父親硬拉回家，因為醫生說，頭不會痛，就是沒有希望了。然而父親並不對我失望。八歲時，又給我置獨和三姆媽坐船赴熱帶島小呂宋去，再事求醫。三姆媽和二姆夫帶

我坐馬車找了许多醫生，可是醫生對我的殘症，都感到束手無策。不及數月，又被送回上海。復由三哥的介紹，做了虹口福慶學校的寄宿生。這是第一次和聾啞學校接觸，每星期就有五個晚上我必須被丟在那又冷靜又淒涼的虹口校舍裏，這對於我是一個不小的刺激。雖則同學間感情不壞，師長又歡喜我，可是在那裏，我不能用一句廈門話，什麼都要用古怪的手勢。而且一切起居雜事，都要自己動手。這些事都使我過不慣。所以常常爲了星期一入校事哭哭啼啼，但是我到底讀了一年。放暑假後，全家又回鄉避暑。

將開學，父親又要我到上海過半獄生活，這事使我難過非常。恰巧這時五哥從香港來函說：香港有一所新開的聾啞學校，希望我能去。經了三媽媽的催促，我就向父親提出要求，他拗不過，就答應了。

到香港第一天，五哥熱烈的歡迎我，並且開了自備汽車帶我滿街玩，一面指東指西給我。香港果然沒有使我失望，有青山，有綠水，還有許多個現成的海灘，這些已足够使我留戀。

香港的聾啞學校不比上海的寬大，但還很壞，何況教員都是女人，比較上覺得親切點。可惜不收走讀生，遠別了父母，現在又要離開熟人，做了寄宿生，不啻做了牢獄裏的囚犯，況且每星期六只放半天假，當夜必須遵時回校。自由受了相當限制，使我又難過又懊喪。第三年學校搬到九龍，我的家仍在香港，往來很麻煩，要坐二次公共汽車，一次汽船。這一住就住了五年。五年級剛讀畢，突接父親來信說：已在霞飛路找到一宅十分寬大的房洋，還有大球場，如高

興可即回滬。離開他太久了，五哥又被人暗殺而慘死，三媽媽與二姑又去南洋了。在香港大有人去樓空，孤獨難耐之感，就放棄再有一年就可得到的畢業文憑，重返滬濱。

之後，又在原校求學。小學畢業以後，頗感彷徨，因聾啞沒有中學。不得已先後做了機器刺繡生，縫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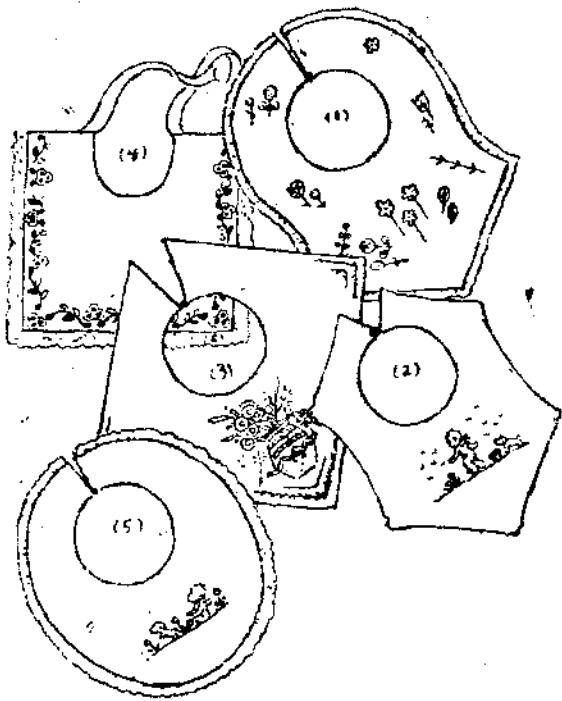
戰爭範圍一大，物價就狂漲到可怕的地步，

小圍嘴設計

蕭淑芳

每一位做母親的，都喜歡把孩子打扮得整潔美觀。圍嘴是一歲以內的小兒所必需的東西，每天要換上幾次。市上去買太不經濟，家中做衣物剩下的零星料子，只要是淺色的，都可利用。現在介紹幾種好看的樣子，諸位不妨試做。

材料：(一)米色或淺紅色天藍色絨布，夏日則用白色或淺色布。(二)繡花粗絲線——白



家中也受了相當影響。我先在某校學三個月打字，畢業之後，就託兄長介紹打字工作。但介紹不成，反被送到管理父親產業的股份公司做一名抄寫員。

不幸父親在六月裏患病去世了。父親的死給了我一個極重的打擊，使我希望——將來出國求醫唯一的希望的，無形中打消得一乾二淨。但願外國治療聾子的方法，能早點傳到中國來。

及淡藍，細絲線——紅黃藍綠黑等(以不退色爲佳)。(三)襪布。(四)細花邊，揷鈕等。

製法：依圖中式樣尺寸剪裁。(1)號用米色底，配淡藍及白色粗絲線(2)(3)(4)號用淡藍及白色粗絲線，製好後襯上裏布，用機器車軌一道邊，領口安布帶或揷鈕均可，耐用而美觀，配上花邊，做爲禮物送滿月禮，真是大方合用而又美觀呢！

- (1) 長十吋 寬八吋
- (2) 長九吋 寬七吋
- (3) 長十吋半 寬十一吋半
- (4) 長八吋 寬八吋半
- (5) 長一吋半 寬八吋半

救救這對癡孩子

人生信箱編輯先生：

今天知道貴刊附設有信箱，我高興得很，我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冒昧求您替我解答，我終身感謝您！

想不到在現在這個時代中，還餘留着野蠻社會的遺毒！

我有一個女友，我們都很合得攏來，照我們的感情看來，似乎很可能有永久厮守在一起的希望。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先生！她已經許了親，從小就許了親！可是，當然囉，這種盲目的婚姻，她是不會滿意的。何況，她跟那位『未來的丈夫』，僅於八九歲時在故鄉見過一面（現在她已經二十歲了），她跟那位『未來的丈夫』根本沒有什麼感情和認識可說。先生！您說這樣的婚姻能使她得到幸福嗎？她想反抗，然而她不敢，她懦弱！她的家庭是守舊的，是專制的。大約在明年夏秋之交，她便要聽了父母的嚴命回到故鄉去跟她那位『未來的丈夫』結婚了。先生！她悲痛，她絕望，她的『末日』就要到了！先生！您能救救我們嗎？先生！請您告訴我們，有什麼法子能使她離開這惡劣的命運嗎？

人生信箱

★期三第·家★

『婚姻自主』的權力，她可以得救嗎？先生！請您救救我們這對痴孩子！我們終身不忘您的大恩！謝謝您！先生！ 忠實的讀者黃翰雲

翰雲先生：

痴孩子！很抱歉，我們不能救你們。但是祇要你們願意，你們是可以得救的，因為祇有你們自己才能救自己。

胆怯懦弱者在婚姻自主的園地中是沒有地位的，因為她根本就進不了這個園地之門。

在未結婚之前，法律還把這種『自小就許了親』的不如意婚姻網開一面，要逃生就在這時候。等到結婚禮成之後，一切就定讞了。到那時候，如果你不幸被打進『十八層地獄』，那你要翻悔也來不及了。你的終身幸福就完了。

現在她要解除婚約是輕而易舉的事，第一步先向家長陳明意思，能雙方同意解除最好。不然的話，請一位律師登報『否認』幼年婚約就行。這是再便宜沒有的事了。

你們的幸福就握在她手頭。痴孩子，明白了嗎？ 人生信箱編輯部

煉鋼發出的火花

人生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剛十五歲的女孩子。當然，在一場痛哭以後，還能說出些甚麼呢？只知除先生能救我外，別無其他良法。恕我心亂如麻，感激與仰慕之忱，留待以後再告吧。

失學已三年的我，現在是苦守住租來的薄田而生產養家。不用說，父母無能如赤子——如父母有才能，則焉至於此。不是誇講，我的確是一個非常想上進的時代青年。但是，不幸受了大大的打擊。唉！我真受不了。可是有甚麼辦法呢？在別人也許可說是非打擊，然而在我可不然。

下面是一些人對我的批評：『清清，是一個

聰明的孩子，有志氣，有雄心。但是，她如煉鋼時發出的火花，它是一下的光明，馬上便消失了的。若要拿它來使用時，是無法的，沒有恒心，沒有多大的魄力。將來……』唉！這是晴天霹靂。我除了痛心極了以外，沒有絲毫挽救的方法。貴刊，是時時在我眼前的，所以在淚珠朦朧中，我寫來了此信。先生們，求你們爲了人類，挽回這有志氣有雄心上進的青年吧！我敬候着挽回的方法。 詹文重 清清

別再哭了。好孩子，揩去你眼中的淚，平心靜氣地來讀這一封信。

我們也以爲『清清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因爲笨孩子是不能想求上進的。人家批評你是『煉鋼時發出的火花』，『沒有恒心』，『沒有多大的魄力』，他們的話也許是有根據的，但是也許是信口雌黃。

如果他們的話是對的，那麼你應該深自省察，努力自修，鍛鍊自己，使自己能克服一切的弱點。哭是沒有用的。

如果他們的話說得不對，那麼那是他們眼光的錯誤，你可以用事實去擊破他們的胡批亂評。你又何必哭呢？

好孩子，中國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老話，我們現在拿來送給你，希望你永遠記住在心裏，照着去做。這個話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如果有甚麼弱點，快改掉它，如果沒有甚麼弱點，就更更勉勵自己。每一個想上進的青年都該如此。 人生信箱編輯部

黃嘉德·黃嘉音主編

西風八十三期

二月號要目

北英旅行記(通訊)	劉廣凱
勝利日在紐約(通訊)	戴以誠
厄里斯島廿四小時(通訊)	雷夢
原子彈教我們共同生活(思想)	勞神
美國近情(風土人情)	申及甫
宇宙線與原子能(科學自然)	胡為柏
沉思默想(修養)	蕭莎
論情感與情緒(特稿)	粟宗華
輸血的故事(醫學)	金奎
沃土肥牛術(科學)	余範
牛頓的生平(人物)	戴文賽
安全第一(社會)	朱道弘
未實現的遺囑(我的特寫)	陳約
我的郵局工作(我的特寫)	錦和
流犯餘生記(五)(長篇)	黃嘉音

新穎雜誌

黃嘉音主編

光半月刊

第十四期要目

星座	：大世界的小事情	光社
望遠鏡	：國外通訊	
在美國工廠實習(美國通訊)	章用中	
飛印度候船出國(赴美海軍通訊)	詩嘉	
顯微鏡	：國內通訊	
被「割草」了的東北人民(長春通訊)	天如	
塞上風光(迪化通訊)	熊如	
首都房荒嚴重(南京通訊)	楊若	
崩潰前夕日軍在常熟(常熟通訊)	未謀	
走馬燈	：新聞背景	
富爆炸性的伊朗問題(國際)	張蔭槐	
納粹遊魂處處飄(民主思想)	勞榮	
光	：文明的進展	
細菌造石油(科學)	靈平	
航空移植動物(農業)	龍平	
撲滅昆蟲之戰(醫學)	楊富	
簡易的自備飛機(航空)	胡為柏	
集光燈	：人物	
蔣主席在重慶(人物)	夢野	
杜魯門為何如人耶(人物)	余範	
人生信箱	：疑難解答	
我是一個上等兵	蕭江	
妻子逃去無限悲痛	魏振	
從軍失去愛人	魏振	
學籍成了問題	瑞林	
每册定價四百元·預定先付二千元	華	
社址：上海亞爾培路二二三弄十八號		

活潑！
扼要！
精闢！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創刊

第三十三期

三十五年三月號

主編 黃嘉音

助編 朱綺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家雜誌社

上海亞爾培路
二二三弄十八號

「家」雜誌徵文題目

- (一) 我的家庭
- (二) 我怎樣解決我的家庭問題
- (三) 處理兒童問題的秘訣
- (四) 自由題

「家」雜誌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面	半面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封底	七萬二千元	三萬六千元	二萬四千元	一萬八千元
封底	三萬六千元	一萬八千元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普通	三萬六千元	一萬八千元	一萬二千元	九千元

A BELL FOR ADANO

JOHN HERSEY

一九四四年美國首選小說
• 普利哲獎金獎得者 •

阿丹諾之鐘

海爾賽原著

半月刊出版社

每冊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亞爾培路三二八號

光半月刊社發行

業已出版！

★二次大戰文學傑作！

★一九四四年首選小說！

★美國普利哲獎金得獎者！

這是一九四四年美國新出版的一本小說。在六千七百九十九種新書中，被美國十位權威文學批評家公推為一九四四年美國「第一都好書」。最近並榮獲一九四四年美國普利哲小說獎金。其在近代文藝界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概見！

這本書以二次大戰為背景，所描寫的不是戰場的景象，而是被盟軍解放後的義大利小城阿丹諾所發生的一個故事，在這小城中所發生的一些嚴重問題，在任何其他被盟軍解放的區域內都能產生。所以這是一部有國際性的問題小說。要曉得未來世界的命運，將寄托在怎麼樣的人身上，請你讀一讀這本好書。